

小古
說本

乞馬千金



京 新

行 刊 店 書 益 廣

新北京益書店刊行



本店通俗類出品號數——80之2

康德八年五月十月初版
康德九年八月五日再版

發行所 廣益書店

新北京東三馬路二一號二
電話二一三一五三番

本小說

乞丐千金

全一冊

定價五角五分

主編者

佟

新北京東三馬路二一號二

校正人

惠

右

發行人

張

丹

右

印刷人

董

雨

右

印刷所

廣益書店印刷工場

右

青

坪

民

政

自



大老金 鑑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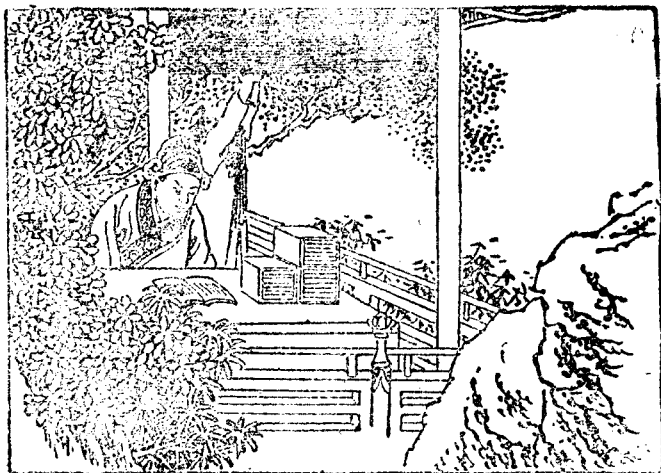
鑑 高 精 莫



奴玉金 精 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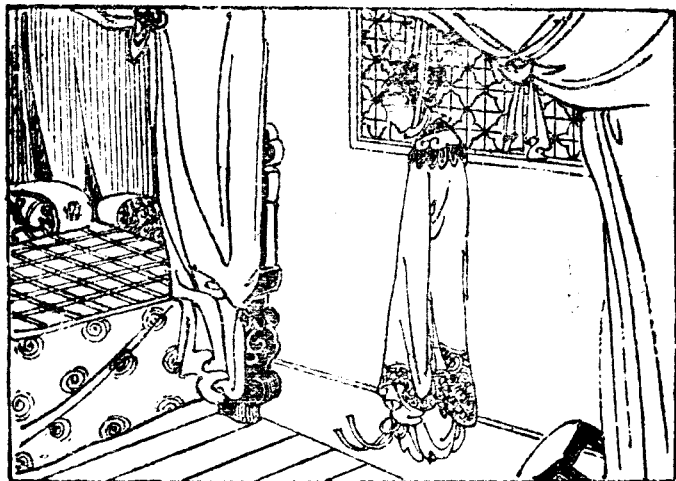
章 廷 周



章廷周



王嬌鸞 章廷周 王千戶



鸞 嬌 正



章 廷 周 卒 獄

乞丐千金目次

第一回	細商議嬌女待婚	勤奔走高老說合	一
第二回	驗舅郎詩托梅花	賀佳來一門歡樂	五
第三回	抱不平乞兒鬧席	赴任所錦轎雙乘	一一
第四回	推落水舅爺無礙	拾錦帕浪子窺腦	一五
第五回	郎有意強留香帕	婢傳詩女亦多情	二〇
第六回	假認親別懷心意	巧欺騙視疾托醫	二四
第七回	情脈脈終身私訂	意戀戀別愛省親	二八
第八回	空懷恨遞詩明志	還婚書欲絕情緣	三三
第九回	憤投繯一腔怨苦	被騙押滿腹狐疑	三七
第十回	應誓言悔悞何遲	女扮男喬裝應試	四一
第十一回	中狀元一舉壓衆	許閨女代弟成婚	四六
第十二回	新婚夜兩離離合	警烏髮大啓疑竇	五〇
第十三回	脫粉靴形狀畢露	婉央求細訴衷情	五五
第十四回	夜敲門俏環嚇婢	話有因苦費疑猜	五九
第十五回	假評罪巧鼓簧舌	慕虛名舊婦新婚	六四
第十六回	示薄懲一場好打	痛追悔欲贖前罪	六九

乞丐千金

第一回 細商議嬌女待婚 勤奔走高老說合

恩郎薄命 千古以下留朽名 義爲人之本 禮是聖賢燈 夫婦自古恩愛終 同伴到老兩相敬 原在三綱中
設若是無恩無義無禮無仁 你就是那貴府顯官 也難免萬民黎庶 氣憤不平

此書的節綱勾開。內裏引出來了半部野史。說的是天順年間。出了兩件最薄情的事。到後來兩離兩合。兩死兩生。皆可爲後世解。這兩件事皆出自臨安之地。這臨安是富庶之鄉。但其中乞食化子却不少。這化子中有一個爲頭的。起名曰團頭。管着衆食戶化子。這叫化子要了東西來。團頭是坐分一半。若遇着雨雪不便。團頭也略些薄粥分用。若到冬天。團頭也要一半。併破衣破襖。所以這衆化子不敢不服。若團頭貪利圖財。就在化子中放債生息。內中的利息不少。便可富足。且說這杭州城中。有個團頭名叫金大。自祖上以來。已做了七代團頭。掙得家私數目可觀。雖然算不得豪富。但在這杭州城附近地方。也已數得着了。那金老大自覺用不着這些些小利。就把這團頭讓與族人金癩子頂了。雖然如此名聲在外未改。金大年至五十。喪妻無子。只有一女。名喚玉奴。生得甚是美麗。金老大愛之如同珍寶。自幼教她讀書。年至十五六時。學問已很淵博。諸子百家無一不曉。詩調歌賦。無所不通。出口成章。才華滿腹。寫作俱佳。又兼女工精巧。而且善於琵琶。調笙弄管。無人可及。可謂一個萬全的女子。怎見得有江西月一首。

美麗縹緲秀女 眉清目秀堪誇 舉止輕盈女娃娃 巧手丹青難畫 烏雲如同墨染 杏臉又似桃花

金蓮一點牡丹芽 天上仙女降下

又有西江月一首。單道她的才學。

學問充盈滿腹 詩詞歌賦全通 自幼背記十三經 內則女傳能定 男子無見其才 況且身在女中之
可爲窈窕女簪纓 說來令人敬重

有西江月一首。單說技藝之巧。

書寫士人本等 才高又學丹青

彈琴要能辦音聲

棋中高妙難定

此女畫寫無比

丹青出手明工

琴音官商能辨明 棋中國手難勝

金老大倚着女兒的才學。滿心要向士子之中選一個有才的做女婿。但他是個團頭出身。與名門世族。不相往來。那些小家。不但是有才學的少。而且人物也沒有適當的。今日選明日選。就無一個合意的人。因此將女兒耽誤下來。玉奴也時常打算終身之事。自己到了那夜靜更深睡不成。就思想起來了。

小玉奴夜靜更深自思量 想起那終身之事暗悵傷 常言道紅顏生來多薄命 不知道那世變了斷頭香
大不幸母親山下世去 小奴家終身大事誰與商 我父親雖然始終愛我好 但只是團頭之名在外揚
那一般富家子弟不求娶 那一些才學之士難成雙 又與那名門世族不來往 那一些布衣下人更勉強
小奴家今年也是十八歲 可恨那日月如梭着人忙 但得個有才知讀書客 那怕他家加懸轡受冰涼
好叫我心懷大志無時便 可恨是身居下流爲女郎 我若是身子轉化爲男子 我必然一舉成名天下揚
金玉奴終身夜中常思想 忽一日姻緣之事來相商

金玉奴終身之事。常常思量。這且不提。且說她有個隣家。姓高名鑑。年紀與金老大相等。爲人也甚敦厚。與金老大自幼相知。時時在一處飲酒。金老大常將心事說與他知。高鑑也在心上。時常打聽着。那裏有相當的學生。好與

她作成繡事。這一日金老大正在家中料理閑事。只見高鑑自外而來。金老大即忙讓至內客室坐下。命人看茶。二人吃着。高鑑說。金老兄。你我二人相交知心。今日有一件事。來與老兄商議商議。若不可以。就算一些閑話。金老大說道。高兄我們二人無話不說。這終身之事。老兄是知道的。還望老兄指教。高鑑說。實不相瞞。因為老兄家中鰥女。年已及笄。未得其偶。老兄常常托我。我也時時在心。但是這個姓女才華人物。女工針指。在我看來。這臨安城可屬第一。全然找不出一家相對的來。正是。

姻緣大事如線牽。賢愚不等各人貪。富家日後也有敗。貧家也許作高官。任你擇就千樣好。

雞犬夫婦命中緣。不過當時擇佳婿。富貴貧窮且莫嫌。夫唱婦隨百年好。前生注定美姻緣。

爲只爲女兒已成器。欲求東床婿。才貌兩全在鏡裏。難盼大家好門第。但可相隨意。不敢遲疑誤佳期。這一曲畫眉郎。單說玉奴擇婿的故事。且說金老大聽了高鑑說的話語。是爲女兒的親事。遂說道。高老兄。女兒的親事。全憑老兄玉成。但不知老兄意思說的是那家。高老鑑說道。這件事。是我意中說好。故此先來與老兄商議。老兄若是中意。小弟自然作成。當下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莫名稽。年二十歲。才學兼全。只爲父母全亡。家貧未娶。近日考中。補入太學生。我看此人。家中雖貧。年幼上進。前途很有希望。不知老兄意下如何。金老大說道。但得才貌可人。就是家中貧寒無碍。待我與女兒商議商議。看是如何。正是。

只爲女兒已成器。婚姻必得好商議。

金老大自入玉奴房中。此時玉奴正在刺綉。見父親入門。遂停針線。便問說。外邊是那裏來的客。金大客道。並無他人。原是隣舍你高大爺。因為我兒親事而來。說太平橋下一位吳生。新補入太學。才貌堪許。可就是家中寒微。老父不敢自專。特來與女兒計議。玉奴道。凡事自有父親作主。小女豈敢下違。但是此生。父親曾識面否。金大客曰。不會。玉奴道。父親即是不曾會面。何不將那生請至我家一見。若可則許。心中豈不穩妥。老大聞言便道有。

理。正是。

欲偕伉儷開東閣 觀面方許結朱陳

金老大見了高鑑說道。貧寒倒不礙事。但是此生無一面之識。老兄若肯玉成。明日煩駕。請至寒舍。共酌杯水。以免愚弟惶恐。不知老兄意下如何。高老鑑說道。這等更妙。但愚弟以爲並未曾與莫生語此。明日我以此言相告彼若赴約。即是有意。今日暫且告辭。言罷起身。金老大送出大門。一拱而別。且說高鑑即日至太平橋下。來見莫生。莫生素不識面。讓至家中。破室坐下。問其姓名。高鑑即以實告。五道寒喧後。高鑑說道。今聞尊駕隻身未娶。特來與相公作伐。不知相公有意否。莫生言道。家道寒微。未敢有求於人。即蒙老公懷憐。請即指教。高老說。相公若有意入贅。聽在下說來。

高老鑑開口又把相公稱 這一家遍地臨安有名聲 現如今家門富足屬第一 銀錢廣財主遠近都聞名
他本是姓金名喚金老大 有一女名叫玉奴女花容 自幼時識字讀書曉大禮 當時下詩詞歌賦無不通
只生得面如桃花美似玉 又加上針指女工件件精 這女子當下年長十八歲 他父親愛如珍寶掌中擎
許多的少年士子不如意 因此上換至於今事未成 你若是有心入贅金門婿 我情願代作月老入門庭
高老鑑從頭至尾說一遍 莫相公開口又要問分明

高鑑言罷。莫生問道。莫非是那金團頭家麼。祖上曾做過團頭。如今久不做。高鑑說道。相公莫嫌名頭不好。你乃讀書之人。不記得聖人有云。犁牛之子。駢肩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正是。

天上無雲不下雨 人間無媒不成親

莫生聞言。心中暗想。我今衣食不足。那一等名門富家。也不肯招我爲婿。他雖祖上做過團頭。如今富足。人人皆知。何不俯就於他。入贅他家。先免衣食之窘。想至此。遂說道。尊公所言這也可以。但是小生家道寒微。聘金

尙不能備。如何是好。高老鑑道。你既允從入贅他家。聘金分文不用。只要明晨隨我先到金家拜望一遭。以決此事。別無他費。莫生因說道。就是如此。高鑑見他應允。遂說道。明晨我在關帝廟前等候。相公莫要背約。莫生道。言而無信。豈可以行之哉。高鑑聞言甚喜。當下告辭。起身回家。先回覆了金老大。方才回家。一夜無話。明日早起。用了早飯。先至關帝廟前等候。這且不提。且說莫生。翌日早起。自己砍薪而食。用飯已畢。梳洗完備。心中暗想。今日至金家赴約。必得穿件新鮮衣服才好。家中無有。遂轉步出門。向隣舍舊友借了一件新衣藍衫。戴上頭巾。鎖了房門。遂起身來了。

莫相公舉步搖扇出柴門。但見他自己回顧自己身。抖了抖身上衣服理端正。拂了拂足下皂靴面上塵。行走來低下頭去暗思想。這一去要與金門結婚姻。聞聽說他家。有女美如玉。還聽說讀書識字又能文。而且是他家中產多富足。這一方算着他家廣有銀。可就是團頭之名人不敬。因爲此幼女不能嫁高門。我如今衣不遮體難糊口。縱有那高門大戶不招親。還不如暫且趁時曲將就。求一個衣食足用更稱心。高老鑑既然作伐爲月老。大約是有意與我結來陳。今日裏大開東閣娶佳婿。原說是聘禮不用半分文。倘能得親事已成相幫助。自今後吃穿任意不爲貧。莫相公一行走着。一行想。不一時將至關帝廟門。不由的舉目抬頭仔細看。相公來了。那彼廟高公又把相公尊。畢竟說何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驗莫郎詩托梅花 贅佳婿一門歡樂

臘冬瘦損 自是多愁那更殘春 風渺香烟不捲簾 雨打梨花深閉門 羅衣寬褪 能過了幾黃昏 莫去倚欄杆極目

行雲

閑言莫叙。且說莫生來到關帝廟旁。但見高公早已等候。說道。還是讀書之人。言必有信。二人各自有禮。遂並肩而行。來至金家門首。但見金老大早在門外等候。近前相見。高公道。這位就是金老兄。莫生聞言。即忙使禮。金老大亦連忙回敬。問道。這位就是吳相公麼。高公答道。正是。金老大問道。久仰大名。今日幸會。但請寒舍一叙。少敬杯水。讓莫生走前頭。二人隨後來至客舍。彼此相讓。還是莫生坐了首席。使人看了茶來。各斟一杯。飲茶之際。金老大暗自觀看。人物出衆。舉止典雅。堪作東床人選。待我即便出去。說與女兒。叫她看驗方好。這是金大心中之事。遂陪着二人吃了幾杯。說道。告便。即回。不可驚動。言罷。出了客舍。來至後邊。與玉奴告說。玉奴道。父親看看好就好。何用我自己看呢。但是不知腹內才學何如。金老大答道。女兒這事可就難了。我自幼目不識丁。你高老伯識字。也是有限的。待怎麼考驗他的學問。正是。

東門不知西門事 道者可通道家門

玉奴沉吟一回。乃說道。此事不難。現在內書房前有梅花一株。花苞欲放。爹爹先於書房中設席。請那人進內書房吃酒賞花。爹爹可求那生作梅花詩一首。那時就知道他的才學了。正是

設立考場無題目 借托梅花考文才

金老大聞言。依計而行。先命在內房設下簾席。遂至客舍坐下。拱手尊道。高老兄。今日莫相公初至我家。別無周旋。內舍中敬具薄酒。聊表寸心。萬望高老兄相陪。吳相公一坐。莫生道。辱臨貴門。豈敢叨擾。高老接口道。莫相公不必過謙。金兄誠心恭候。你我選命方可。三人遂一齊起身。出了客舍。向內書房而來。明公。此時玉奴領一個使女。名喚小蠻。在前過廳內門上掛上竹簾。單候觀看。不時之間。只見三人進內。玉奴抬頭。隔簾觀看。

玉奴抬頭看 打量莫相公 年庚十八九 人物實可稱 唇紅齒又白 文雅一書生 俊巾頭上帶 藍衫穿身中

風流帶儒雅，不與俗子同。

但見他眉兒清來目兒秀，又見他天庭飽滿不憂窮。舉步間搖搖擺擺風流子，迎面來舉目揚眉帶聰明。這書生雖然當下受囚厄，到日後必然高選會聯登。金玉奴觀罷一回心歡喜，安排下大開東閣宴乘龍。不言玉奴簾內偷看，且說莫生來至過廳前。見大廳門上竹簾落下，內中隱隱然似有女子張望。心中暗想：此必是玉奴無疑。聽說有沉魚落雁之容，但是隔簾看不真切。又不好時立而觀，心中想着靴尖懶踏。此時高鑑亦到東門閣首，佇立而待。莫生即忙共入，進了閣門。忽聞異香撲鼻，抬頭一看，原是一株梅花。花香襲人也。

莫相公進門忽聞有清香，原來是一抹梅花在面旁。細看來枝枝葉葉甚美盛，又見她嬌嬌滴滴含春光。白日來氣暖風吹芬芳遠，到晚間露冷月照吐幽香。說甚麼百花之中她爲首，都只爲春來占先獨芬芳。莫相公看不盡的梅花好，不由的邁步進了內書房。但只見內中幽雅甚清淨，有許多異樣字畫掛粉牆。迎門來匾額上有四個字，上邊是寫的蘭蕙並幽香。有一幅對聯只在兩邊掛，原來是高人題筆字兩行。上一句高士門庭雲亦懶，下一句荷花世界夢俱香。山几上排設許多古玩好，玉瓶中插上一枝秋海棠。中間內放着一張八仙桌，上排着胡亥杯盤放毫光。兩邊裏端放幾把大交椅，都玲瓏細工巧匠花牙鑲。莫相公進入門來身下拜，金老大有禮相還坐一旁。

話說莫相公進門，一揖到底。金高兩個陪禮，讓莫生坐下。各斟三杯。金大相勸飲酒落盞。莫生道：常聞梅爲百花魁。今在孟春。百花方發之際，已先舒放。真乃花中魁首也。金老聞言說道：老夫乃草莽之人，自幼不進書室。一個字也不識。不知甚麼好歹。聞聽人說梅花爲百花之首，我就拔了這一抹梅花。至今十有餘年了。相公今日幸會，懇求相公或詩或詞，賞軸一賞。不惟梅花有出色之名，老夫也有栽種之光。高老聞言，心中會意。忙勸道：如此甚好。

鴻雁尙知留聲韻 奈何人倒不留名

相公做此梅花詩一首。不但人有名。花有名。今日這個宴席也是有名的。正是

梅花借詩春方好 人借梅花題有名

莫生言道。只是不當獻醜。高老道。莫要謙虛。取紙筆硯墨來。待我與相公磨墨。金老大命人向玉奴房中取了筆硯硯石。彩箋一幅前來。高老兒將墨研濃。莫生執筆。披的筆飽。就彩箋上題梅花詩一首。

松爲朋來竹爲友 梅花大夫名不朽 松竹雖然耐嚴寒 梅花獨占春魁首
作罷。後寫吳穉拜撰。寫罷。高老兒接來觀看。

一樹梅花開新春 新郎借作題詩文 幼女憑此擇佳婿 偏令梅花爲冰人

閑言少敘。且說高老鑑接在手中。念了一遍。雖然不能全懂。可還略曉大意。遂連說好詩好詩。一邊稱讚一邊遞給金老大。金老大接在手中。但見字跡秀美。却不認得一個字。遂說道。老夫說過自幼不會讀書。如何看出好歹。待我拿去找一人看看。言罷離座。起身出了內書房。來至玉奴房中。說道女兒。你可看看是好歹。玉奴接來。自上而下。念了一遍。又仔細看起來了。

金玉奴接詩在手上下觀 但只見龍蛇飛舞字一篇 首一句誇讚梅花有松竹 都只爲綠竹青松耐歲寒
第二句獨讚梅花有身價 都只爲梅花獨占百花先 看了看字字相對甚幽雅 看了看寫的字跡甚周全

暗想這胸中才學多不假 就許他婚姻成就好姻緣 金玉奴觀罷一回心甚喜 他父親一旁開口問根源

金玉奴觀看一回。金老便問道。這詩到底是好是歹。女兒須要仔細評鑑。你的終身大事。就在這幾行字上面。若好。我便許他。金玉奴說道。看他這詩可知道他的才學不差。姻姻之事。就由爹爹作主罷。金老聞言。知是已看中了。遂出了綉房。來至席前。讚美一番。就坐。坐下舉杯讓酒。執箸讓菜。三人樂飲一回。酒席方罷。莫生告辭起

身。金老大與高鑑。送出大門。高鑑暗問金老大曰。事情如何回答。金老大道。親事定了罷。二人又送莫生。莫生辭別。高老鑑道。金兄暫回。我再送相公一步罷。金老大轉回。高老鑑道。相公恭喜了。今日暫且回府。老漢也就此告別了。

因爲衣食不足用。暫就團頭結畔姻。

高老鑑是日回家。到了明晨。先至金老大家中議。次至太平橋下。見了莫生。禮拜作賀。莫生好歹已備下一個酒桌。讓高老上坐。莫生相陪。高老道。今早已到金兄那邊。他倒說得明白。昨日相公所作梅花詩一首。就當相公聘禮了。因此老夫來與相公商議。擇一個成婚的吉日。方好成禮。莫生離座相謝曰。小生聘禮何下能備。多虧老公玉成。若要吉日成禮。還得小生作個預備方可。高老道相公莫患禮不便。我與金兄說知一切事物。金兄無不照辦。莫生言道。那可如何使得。若定如此。便使小生羞慚無地。正是

不是周郎脂粉計。陪上門女又破財。

高老說道。相公不必疑慮。事情一言而定。只求相公擇一吉日。入金門贅婚就是了。莫生無奈。拿過歷本。擇了一個良辰。寫了一個拜簡。是日席罷。敬求高公帶回與金老大說知。金老大一見甚喜。通知玉奴。拿下細絹。先與新郎做下衣服。一邊辦理妝奩。一切應用之物。辦理明白。日期將至。命人抬衣盒送莫生。到了吉日。莫生穿了衣服靴帽。備了良馬一頭。帶了一名僕人。照隨至金門。待金老大請下客眷。早在門首等候。樂人賓相。接進大門。先至待客廳。吃了點心。披上紅簪花。樂人領着。來到玉奴綉房門外。賓相唱禮曰。

天開周堂吉星高。前世良緣在今朝。牛郎已在河邊立。速送織女渡鵲橋。

一請新人轉步入堂。只見兩個使女扶出一個新娘。頭頂紅彩。足踏彩絨。出了綉房。莫生在前。來至天地台前。細吹細打。二人拜起天地來了。

耳聞得花鼓陣陣響連天。他二人雙雙叩拜天地前。兩旁裏賓相讚禮聲不住。花燭台金獸爐中起香烟。上邊是懸燈結彩五色罩。下邊是披紅簪花女共男。他二人雙雙拜罷天與地。華堂下又拜岳丈一老年。過穿廳足踏毡毯不見土。宛如那宮中出來一狀元。夫婦倆交拜已畢入新室。好比似劉阮得道入洞天。話說二人叩拜已畢。入了洞房。莫生給新娘摘去罩頭紅。看了看儀容美麗。心中甚喜。滿房中因有使女丫環。也不便說話。遂出了洞房。衆親眷候吃喜酒。金老大上下打點。犒賞使人。是日忙亂了一天。送客出門。晚上新夫婦合婚飲酒。情投意合。恰似並頭之蓮。共枕同衾。如同比目之魚。兩鸞倒鳳。自不必說。金老大遍請一鄉之人。來吃喜酒。已連忙亂了三朝。又思想女婿雖貧。也是身入府庠。同學好友不少。出自名門者許多。必得請來吃個喜酒。一來周全女婿的體面。二來也光耀自己門戶。即與女婿說知。一概具帖相請。金老大盡心辦理。真是備豐酒盛。一連十餘日。賓客不斷。

人度富足榮華日 我是貧賤落難人

當時有一人說話。你知道此人爲誰。原來就是金老大的族人。頂了開頭的金福子。

他說道如今人情太也薄。提起來令人氣得不可學。富有了舉止行動眼目大。你看那富貴之家忙了脚恨不能打着梯子去看看。那怕他回過頭來三頓脚。如我這少衣無食貧賤子。就在他面前作揖看不著。金老大俺是一家叔兄弟。論起來祖派年庚他是哥。小姪女玉奴現把新人做。並不會提起半句請請我。這件事講將起來心中惱。我就上他家說說也不多。金福子一時發下半驢恨。一聲裏要向他家理不平。

第三回 抱不平乞兒鬧席 赴任所錦轎雙來

時來富貴雙足意 運去紅裙拂綠波 今朝婚姻稱兩願 誰想日後起坎坷

閑言不敘。却說金癩子越說越氣。遂與衆乞食化子說道。如今雖貧富不齊。論起祖派。彼此無二。現在玉奴招婿。原是我的姪女。也該請我吃杯酒。怎麼過了半月。並不會請我前去作個席主。陪一陪客。如今想是富了。光認得那富家大爺。不認得我這窮兄弟了。慢說你女婿是個秀才。他就是做了尙書宰相。難道我不是他岳叔。坐不起桌頭不成。怎麼就眼中無人。我過去鬧他一場。給他一個無臉。看他怎樣對付。遂叫了六七十個化子。一齊吵嚷來至金大門首。金癩子領著一擁而入。嚷坐了一堂。

說起金癩子 真是個惡棍 領著衆化子 要來胡廝混 一直闖進門 出言將人震 姪女做新婦 我來道喜信
擺下十來席 酒茶莫減輕

不管你吃酒也不把我請 大夥子酒席筵前來陪親 邊說着一邊跑至待客室 如同是搶劫一般闖進門
只見那光着腿兒又赤脚 全都是灰頭土面不露唇 有幾個後邊羊皮墨樣黑 有幾個前邊狗皮不遮心
到席前拿起壺來嘴對嘴 有幾個端起茶來大口吞 衆賓客見此情景齊逃走 金老大一旁氣得如癡人

話說這些無臉的化子。進了客室。也不管長短。吃的吃拿的拿。鬧得不亦樂乎。衆賓客各自奔散而去。莫生見事不好。也向外隨著走了。金老大一見。氣得目睜口呆。打又不能打。罵又不能罵。只是無可奈何。遂煩托隣舍人等。再三央告。各應給金癩子數十串錢。和兩壺好酒。並肉菜之類。命送到金癩子家中。當做折席。金癩子還算是大大的一個人情。向衆說道。我若不看在衆人面上。我的客就是一百席。他也得與我好好招待。說罷。方約衆乞兒吃酒。

去了。正是

化子留臉情下小 不吃人家是讓人

金大忍氣吞聲好交對付榮化子去了。這才命人收拾杯盤家器。看了看也有碎了的。也有破了的。也有遺失的。心裏煩惱。對人難言。玉奴在房中聽得這番光景。只氣得兩淚交流。暗自說。這都是自己的門風不好呀。

金玉奴獨坐新房好傷慘 不由的淚珠滾滾濕衫衣 這都是自己門風居下賤 才遇着這羣化子將人欺
 今日宴爾新婚多吉慶 請高賓光耀門戶振家聲 誰料想這羣乞兒來作祟 好叫人滿腹羞辱只自知
 也不知新郎到了何處去 好叫那名門世族暗笑嗤 小奴家若是得爲男子漢 我必然龍虎榜中把名題
 只爲了身居下流爲女子 真乃是有志不能上天梯 金玉奴一夜痛恨不合眼 不覺已日出東方月影稀
 話說玉奴一夜未眠。天明起得身來。使女來與她梳洗。方才完備。但見莫生自外而來。玉奴連忙問道。官人今宿在何處。叫奴掛念。一夜未眠。莫生答曰。我見昨日那個光景。羞慚難當。所以在密友家中宿了一晚。玉奴聞言。長嘆了一聲。說道。這都是我爹爹的不是。一生無子。只有小奴一身。又不能光宗耀祖。只是今後身靠官人。日後功名成就。可與我父親振起門第來了。

金玉奴勸他丈夫求功名 今以後刻苦盡下苦讀攻 我家中銀錢財富樣樣有 管叫你衣食不缺任意行
 買書箱縱有千金不惜價 會文友縱化萬金我現成 家中的管家小廝任你用 書房中買下使用小書童
 常言道受盡十年窗下苦 那時節朱衣自然帶頭名 又道是書中自有黃金屋 到何日平地大雷響一聲
 到那時化子無此包天膽 那敢來肆鬧叫吵擁門庭 金玉奴力勸丈夫把書念 又見那丫環端飯來房中
 金玉奴極力相勸丈夫。刻苦讀書丫環端了飯來。玉奴連忙下來。敬陪莫生用飯畢。但莫生還是鬱鬱不樂。還命丫環領著莫生。相陪來內書房玩耍。出得門來。正遇着金老。見了女婿。自覺出醜。羞紅滿面。忙問女婿向何處去

來。莫生心中雖然不樂。只是不便出口。聽他問。就胡亂應了一句。自走向內書房去了。

夫婦同來內書房 玉奴有意習書香 男兒若遂平生志 一舉成名天下揚

閑言莫敘。且說玉奴相陪莫生進了書室。二人對面坐下。了環端了茶來。飲茶之際。玉奴問道。郎君近來所讀何書。莫生答曰。無非是經傳之文章。玉奴曰。郎君亦常讀詩否。莫生曰。時或讀之。玉奴道。君知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者乎。莫生道。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要在至誠而不可掩。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而成至美也。玉奴曰。誠哉是言也。妾身得待郎君。若倚泰山。念妾上無伯叔之助。下無兄弟之親。特借郎君之才。以顯風門。猶之乎他山之石。借以攻錯而至美之器耳。

好一個金家少婦小女娘 書房中借詩相勸美貌郎 雖說是他山之石可借用 可還得琢磨成器方吐光

今以後努力莫怕寒窗苦 望只望一舉名成姓字揚 古人有負薪掛角功不輟 說甚麼錐刺骨來頭懸梁

常言道斗大一顆黃金印 說什麼如同天高玉石堂 倘若男兒不讀書萬卷 怎能得穿紅著綠興家邦

勸郎君肯把功夫加百倍 那時節朱衣欽點狀元郎 設若是烏紗貫頂還家轉 最喜的光宗耀祖百代香

金玉奴勸他丈夫把書念 莫相公感念娘子多賢良

說的是玉奴立志要勸丈夫用功讀書。莫生道。娘子乃金玉之言。小生焉敢不從。遂在內書房日日用功。自此豐衣足食。凡事稱心。時或悶倦。玉奴就至內書房同飲同樂。或講書說禮。或論古談今。或要或笑。聞有珍貴的書籍。必然買來與丈夫看。也不吝惜書費。有時出門會友。必用駿馬高車。莫生至此真猶如。魚游潔水。鳥飛清空。

就好似一步登天。心中得意。因此才學日進。名譽日彰。用功三年。正值朝廷開科取士。金老大備好轎車袍帽紋銀盤費。隨身使兒。玉奴餞行。送他十里方回。莫生時來運至。連科及第。瓊林宴罷。烏紗官袍。奏聞天子。回家祭掃。先使人向金門報信。金老大父女聞報。真正善從天降。連忙辦理轎馬。同玉奴相迎。半日只見莫生遠遠而來。

並不似從前光景。好個輝煌人也。

眼望着遠遠來了一簇兵。但只見旂幟交錯，鑼眼明，頭前裏一對銅鑼開着道：「後邊廟許多執事開哄，相護着一頭駿馬金鞍轡，下坐着今科成名進士公，打一把三簾紅傘黃金蓋，兩邊廂喝道長隨不住聲，行說着來至近前仔細看，正是那太平橋下莫書生，金老大父女下車來接見，莫相公下馬還禮不消停，話說金老大父女接着，彼此見禮，各道恭喜。」遂即上馬還家而來。將近莊時，但見街坊上行人等爭先來看。婦女兒童一個個指手畫腳的說起來。

但只見街坊人等開哄哄，都來看，金榜題名進士公，衆男女指手畫腳閑談論，都說道：「團頭自有了名，這個說頭前就是金老大，那邊道後面跟着女花容，莫相公若是自幼家門富，大約他不與團頭把親成，今日裏一舉成名聲價好，但只怕團頭岳丈難相稱，衆男女閑言閑語胡亂講，不料被莫生聽在他耳中，只因爲衆人一些閑言語，好不帶羞殺成名莫相公。」

且說衆男女胡說亂道。不料被莫稽聽見，面帶羞愧。又不好攪事，只得忍耐。只是悶悶不樂。到了金家，拜見丈人。雖然外面敬禮，却包着一肚子悶氣。心中暗想：「早知今日富貴至此，何患無貴官結親，却拜個團頭爲丈人，遺玷終身。不用說以後養出兒女，一定被人說是團頭的外孫，傳作話柄。但今事已至此，妻尙賢良，不好絕裂。正是思想當初一念差，不該結婚團頭家，早知傳作話柄，一世守鰥不娶他。」

莫稽至此，決不樂。玉奴也不知其故。遂辦理酒席，厚待道喜的衆官貴客。忙亂了一月有餘。忽然朝廷有旨，選莫稽爲軍司戶。當日接照，一家歡喜。正是：

自家婚姻連接喜，那知此後有大憂。

金老大治酒送行。此時衆乞兒也不來吵鬧了。一出門來，轎馬人役使女家丁，耀武揚威。玉奴與莫生坐了大轎。相

陪起馬。前護後擁。榮耀異常。

莫司戶奉旨上任無爲軍。這一等榮華光景好喜人。排列着許多執事頭前走。後邊是家丁騎馬亂紛紛。中間裏雙雙並擺兩乘轎。抬的是上任爲官夫婦親。這時節衙坊人等齊喝彩。都說是莫家成了大鄉紳。金玉奴此時揚揚心得意。那知道丈夫胸中生異心。那莫稽良心一變恐無救。忘了那玉奴供給讀書恩。這一回若是到了江水地。難免那賢德婦人落水沈。只爲着几句閑言心腸變。這才是天下最無良人心。衆明公要知日後怎麼樣。且聽着下回書裏接前因。

第四回 推落水莫稽無義 拾羅帕浪子窺牆

人生根本當知戒。天理良心須常在。若無良心天理失。若無天理壞良心。

閃言少敘。話說慕稽帶領玉奴。向淮西上任。走了數日。到了采石口。叫了一隻官船。帶領衆人。一同登舟。轎馬都載了。玉奴衆僕女在後船艙中。行了半日。天色將晚。梢公將船挽住。用了晚飯。玉奴與衆使女在後艙睡。莫稽在前艙。是夜月明風清。莫稽睡不着。遂起身走至船頭。上下一望。但見月色皎皎。江水滔滔。乃賦詩曰。

月明皎皎 江水茫茫 清風徐來 吹我船梁 我心不寐 步出舟艙 言念一生 如此成名 光宗耀祖
榜列朝廷 呼奴使婢 富貴榮身 誰知結婚 辰我門風 中心嗟嗟 何日得脫 莫如此時 要她命絕
再求名門 結就婚姻 何愁官宦 不來相親

明公。莫生自及第回家。聽了莊中人談論之言。就時時不離於心。今日詩中道出此意。橫生一個惡念。除非此婦身死。另娶一婦。方免恥辱。遂教玉奴出艙玩月。玉奴聽丈夫叫她。豈肯違命。遂披髮而起。步出艙來。此時四顧

無人。船家水手。以及隨人俱已熟睡。來至船頭。忙問官人教我何事。莫生說道。請娘子出來有美景可觀。玉奴問曰。有何美景。當與官人共賞。莫生言道。人說月中有寒光。仙子俊美可親。真乃天高月遠。望不真切。今晚下臨水中。近在船頭。想必看得真初。因叫娘子出艙同看。玉奴聞言。遂走至船邊。向不一望。莫生此時挨了個並肩。兩手一推。玉奴如何準備。遂撲通一聲。墜落水中去了。正是。

二年夫妻情義深 誰知一時變良心 忘却昔年衣食短 豐衣美食會友人 勸讀會費千萬話 求書不惜三百金 今晚陷害心何毒 枉費頭上一方巾 今日不死他日會 有何面目見故人

莫稽惟恐人知。即忙叫起舟人。急急開船。舟人不放怠慢。連忙撐篙揚槳。移舟十里外去了。

人世間最無良心是莫稽 看這時做的事兒真可氣 想當初自炊自食自勞碌 不想想一舉成名誰扶持 因為着團頭之女身微賤 你如今名登金榜復何恥 似這等細微小節銘心裏 倒把那夫婦倫常都忘記 看來是枉讀聖賢經和傳 此一時行的事兒狗也譏 只知道另成新婚名門女 那曉得天理循環不可欺

若不是賢德夫人守節義 準備着千刀萬剮法難欺 我這裏緘口莫言未來事 且說那舟子住舟心起疑

且說舟人將舟移十里之外。方才將船扣住了。便問老爺半夜三更。因何命人急急移舟至此。這是何故。莫稽計隔舟人說道。你等如何得知。吾與主母方在船頭玩月。忽自水中出來了一個妖精。將你主母拖落水中去了。我恐被他傷害。遂令急急移舟。遂拿出三兩銀子。賞與舟人。舟人也不知真假。各自不提。後艙中的幾個養才婢子。聽了此言。只道主母真是被妖拖入水去。遂大家痛哭一番。莫稽勸道。你等不必如此。若到任所之時。我與你娶一家新奶。奶。奶等俱各有賞。如今哭也無益了。正是。

結髮夫妻有何恩 對待不如陌路人 一羣婢子尚傷痛 更見莫稽無良心

莫稽自此移舟上岸不題。且說金玉奴落在水中。偏不該死。只覺水中似有一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心中驚得昏昏

沉沉。也不知東西南北。流行多時。已近江邊。玉奴鑲石握草。爬上岸來。抬頭一看。江水茫茫。四顧無人。所乘之船。杳無蹤跡。方才醒悟。知丈夫貴而忘賤。故意溺死。別圖良配。想了想。雖得活命。身無依棲。不由的痛哭起來了。

金玉奴孤身獨坐在岸旁。不由的心中悲痛淚兩行。暗想這一生命薄遭魔障。好叫人淚流千行。灑長江。小奴家自幼生長微賤地。空懷着莫大志願。依東床。自從是得與莫郎成婚配。自覺得心中得意樂洋洋。我也曾千言萬語將他勸。我也曾白晝黑夜送茶湯。實指望一舉成名身榮貴。我與你藉藉夫婦同沾光。買書籍任你使用多與少。會文友酒席盛異尋常。百般的衣冠任從你穿戴。數樣的美味留下你先嘗。不料想成名之後把官做。半途中生下這樣惡心腸。將奴家誣出船頭說玩月。狠毒賊兩手推我落長江。你固可另擇良女成婚配。不戀俺糟糠之妻喪黃梁。你也該還了天理細思想。我待你那一樣事有不良。就是那禽獸尚有良知在。何況你讀書之人反無良。這也是老天保佑不該死。將俺這苦命女子落岸旁。此一時四面寂寂無人影。面前是一片長江水茫茫。好叫人棲身無地去何處。空有那明月皎皎空悽惶。有心待回家迴千里路。又想想有何面目回家鄉。金玉奴千思萬慮無主意。不由的放聲大哭痛悲傷。正當這落難女子無人救。從那邊搖來一隻大船。不知道來的究竟是那一位。且等待下文書中說端詳。休妻殺妻人間有。不仁不義非玉奴。養成厚德身被害。莫稽真乃無義徒。

且說玉奴愈想愈恨。越恨越哭。正在悲痛。忽然江中來了一隻大船。船上有一家官員。姓許名德厚。乃湖廣人。新任淮西轉運使。奉旨上任。舟過采石江。因見月白風清。同夫人推窗玩月。開懷飲酒。忽聽岸邊有啼哭之聲。仔細聽來。知是女子。暗想這半夜三更。必是落難之人。遂吩咐水手。搖向啼哭處而來。來至岸邊。打上扶手。命人去將金玉奴帶至船頭。許公夫婦一見。乃是二十來歲的一位婦人。美麗俊秀非同俗婦。身帶泥水。淚珠滿面。因問來

歷。玉奴遂從頭至尾。一一訴明。又復啼泣不止。許公夫婦聞言。甚爲切齒感嘆不已。忙命丫環取了乾衣。與玉奴換了。遂勸道。且莫悲泣。你若肯給我做個義女。我自有理論之處。玉奴聞言。慌忙叩頭拜謝。說道。若得老爺太太救拔小女。真是萬分感德。許公夫婦心中甚喜。說道。自今隨我往淮西上任。莫司戶既任職無爲軍。乃是我的管轄地方。我自有一道理。正是。

只知生死兩不見 那知同來在一途

這節書。且交代明白。再說當時有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勦。有臨安指揮王忠。領一枝浙兵。前去。因達了限期。被主帥本參。降爲河南襄陽縣中所千戶。即日領家眷到任。王忠年六十餘歲。止有一子。名喚王彪。頗稱曉勇。督撫留在軍前効用。還有兩個女兒。長曰嬌鸞。次曰嬌鳳。嬌鳳年十六歲。自幼育於外家。即與表兄爲婚。嬌鸞年十八歲。儀容美麗。才華滿腹。舉筆成文。她父親因係武職。來往書劄。皆甚明通。全仗此女待筆。因此父母寵愛。年已及笄。尚未擇配。不幸母亡。父娶繼室周氏。有姊適曹。寡居而貧。周氏接來家中。與女兒作伴。全家呼爲曹姨。嬌鸞小姐。謹守閨訓。自幼不出房門。這日正當清明佳節。曹姨知她詩才甚佳。遂說道。明日正當佳節。甥女不可錯過。應當讀美讀美。才不枉讀書識字。小姐聞言。遂提筆寫七言詩一首曰。

清明何處不生煙 郊外微風送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錦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花被 彩裾搖曳學飛仙

小姐寫完。念了一遍。與曹姨聽了。曹姨稱讚不已。說道。好一個彩裾搖曳學飛仙。甥女。何不梳妝起來。帶領了丫環。到花園耍一回。鞦韆。學作飛仙看。小姐聞言。心中動興。遂梳妝起來。帶領一名使女。同曹姨向花園來了。

王小姐一同曹姨至花園 但只見多多美景在目前
真乃是四時惟有春光好 果然是奇花異草各爭先
但只見杏花開得多燦爛 一旁裏桃花含蕊吐百尖
又只見春梅初開飄香氣 還有那綠柳垂絲吐寒煙

有幾株牡丹葉茂花未吐

有幾株芍藥花開似玉盤

忽聽得茶盤架上錦鶯語

又聽得海棠枝邊白鳥喧

只見那紫燕含泥來往轉

又見那蝴蝶戀花舞翩翩

王小姐看不盡的園中景

猛抬頭已至鞦韆架一邊

話說小姐貪看園中景色。忽抬頭已來至鞦韆架下了。但見朱園四起絨繩下垂。曹娥就叫嬌鸞上去玩玩。丫環聽說。忙拉過了畫板。說道姑娘要上一要。小奴才來悠上一悠。小姐說。怪嚇人的。我不上去。丫環手挽繩板。拉在小姐胸前。說道。姑娘不必作假。快上去罷。小姐被逼不過。不由的手捏絨繩。金蓮一縱。踏住畫板。丫環用手一推。小姐用力一起。就一來一回的蕩起來了。

好一個俊美風流玉嬌鸞

但見她上了畫板取鞦韆

你看她一蕩一蕩向上起

眼看着身子只在空中懸

好比似穿花蝴蝶來戲水

又如同紫燕含泥度雕欄

翻彩袖風吹一朵梨花舞

飄裙帶搖擺叮嚙響玉環

先玩上一隻白鵝來展翼

後玩上童子又把觀音參

合雙手宛同白猿來獻果

一挺身又似二郎去擔山

正在這小姐要樂未足興

忽聽有人咳嗽

猛抬頭牆外站立讀書男

話說小姐正要得高興之際。忽聽牆外有人咳嗽。秋波一轉。見是一個少年書生。目不轉睛的呆看。小姐是個拘謹的人。遂即忙將繩板穩住。金蓮落地。叫道曹娥。我們回去吧。曹娥不知其故。還留她玩耍。小姐用手推着。同了環回宅去了。且說那個相公。正看得起勁。這一咳嗽。不料驚的回去了。心中好生懊悔。抬起頭。見院牆有一缺處。又見園內無人。不由的信步越將過去。欲尋這小姐的蹤跡。忽低頭見草中一物。用手拾起。乃是三尺綠絹羅帕。反覆展玩。如護珍寶。正自看時。忽聽有腳步聲響。即忙自缺處踰牆而外。仍在缺處探頭窺看。見是一個侍女。來尋找羅帕。雖往來再三。終尋不着。意將返回。那生乃微笑曰。羅帕已入人手。小娘子無處尋覓了。正是。

尋帕不見將返回

牆外有人笑言開

既然羅帕入人手 豈肯不來問明白

第五回 郎有意強留香帕 婢傳詩女亦多情

夜靜更殘睡正濃 夢裏忽聞有人聲 恍若天上風雷響 又似地下霹靂鳴

驟急宛如搖字令 醒來猶覺膽戰驚 帳外雙鉤叮嚀響 身心忐忑到天明

時維己丑十月。二十三日約爲寅初時刻。心中驚疑。出問衆窗友。皆言地動。不知其故。共議請洞賓仙。領教此事。是日沐浴焚香。天至更餘。將舍宇洒掃潔淨。焚化符式。羅筆掃動。寫七言詩一首。詩曰。

陰盛陽分事未奇 你今問我我何知 無情最怕蒼天笑 一笑人間萬物癡

余等又何爲陰盛陽分。何爲天笑。求仙說明。主何凶吉。虬筆又動。還是七言詩一首。詩曰。

天道荒荒不預知 陰陽變化化中奇 愁來月朔逢弦日 半是含驚半是癡

寫完。余等還是不知詳細。衆友還要再問。余曰。仙師出言。皆是如此。不過敲頭詩耳。請看天道荒荒不預知一句。是不肯向下說的了。何必再問。衆友曰。再問看是呂祖師否。遂又問。是仍是寫七言詩一首。詩曰。

飄然寄跡爾書園 夜靜更深露濕衣 但句今成無姓字 雲端長伴醉人歸

寫完。衆皆禮拜送出。余等論曰。似此口氣。多非洞賓仙師大半是柳仙也。惟一事。吾故記之。後湖青州府地方。傾塌房屋不少。損傷人命極多。真乃陰陽變化之奇也。看者須記之。閑言少叙。書歸正本。且說侍女聽得牆外人言。抬頭一看。乃是一位少年相公。紫衣唐巾。伸頭張望。侍女急忙近至牆下。道個萬福。說道。相公。想是已給你拾去了。不然何出此言。那書生道。就是就是。敢問小娘子這綾帕是何人之物。侍女答曰。乃是我家小姐的。那生道。既是小姐之物。必得小姐親來討取。方才可以奉還。侍女道。你要見我家小姐麼。實話說。我家小姐同那小

戶人家女兒。輕易不出三門四戶。她如何能來見你。望相公即速賜還。我回時。對小姐說一聲兒。自然會見你的情。那生曰。小娘子這話就是了。她在她家中。雖見我情。我何知曉。侍女道。那末我叫她高高的聲。向你道謝就是了。那生道。耳聞不如眼見。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江縣人。父親現爲本縣學司教授。小生隨任至此。與尊府只隔一壁。敢問小娘子係誰家宅眷。小姐是何芳名。請道其詳。侍女道。我說了這可還我禮物。周生道。自然。侍女道。相公聽着。

丫環未開口。臉上羞答答。叫聲小相公。聽我說根芽。家主不姓王。本是將帥家。領兵誤期限。本參按兵法。降職爲千戶。南陽排兵甲。方才聘小姐。今年一十八。乳名喚嬌嬌。婚姻無緣髮。容顏固俊美。才學更可誇。不但只是饒客。絕世人間少。論才學女子之中第一家。就是那五經四書皆通曉。現如今詩詞歌賦無點差。往來的書割行文隨筆寫。我老爺上下文書全憑她。因此上年過二八未擇配。一家人愛如明珠藏玉匣。

那侍女從頭至尾說一通。周相公春心一動亂如麻。

侍女言罷。周生喜出望外。遂問道。小娘子是何香名。侍女答曰。賤妾是小姐房中貼身使女。名喚明霞。我這已都與你說了。快拿羅帕還我。周生言道。小娘子且住。你家小姐既然能通文。小生有一拙作。求小娘子帶去小姐面前。領教如何。明霞道。此事但恐不敢從命。周生道。你不敢從命。這羅帕我也不敢從命奉還。侍女見羅帕現在他手中。只得應允。周生道。小娘子且候一候。遂即回身而去。不多時拿了一個小對來。笑嘻嘻的說道。這是小生的拙作。煩你帶去小姐面前指教。小生在此等回音。方可奉還原物。這侍女無奈。只得持詩而來。且說小姐自幼輕不出三門四戶。年至一十八歲。時常自嗟姻緣何晚。忽見周生少年美貌。儒服唐巾。知是讀書之士。心中本有心愛之意。無奈有男女之嫌。急忙回到房中。心內却還忘他不下。正在思慮之間。只見侍女進門。氣忿忿的說道。怪事怪事。怨事姑娘命我夫尋羅帕。不想已被周公子拾去。就是方才腦缺處觀望的那個紫衣郎君。我向他要。他不肯奉

還。倒說這。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縣人氏。他父親現爲本處教授。身隨任所。與我們只一牆之隔。會聽說小姐能詩。因此作詩一首。煩我轉遞。要求小姐指教。侍有回音。方肯將羅帕交還。我因羅帕尙在他手。只得代他來將詩呈上。說罷。就將詩交給小姐。

昔日紅娘會遠簡 嬌爲一見變了臉 心中無限相思處 自做身分說人短
閑言少敘。且說明霞言罷。將詩呈上。小姐接在手中。見有紅箋封套。把皮折開一看。原是言絕句詩一首。小姐念道。

帕出佳人分外香 天公教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擬作紅絲入洞房

王小姐覽罷詩句。暗自猜。這公子也算當今出衆才。細看他字字行行寫得好。又看他畫畫說點筆不衰。詩中的才情風韻。盡飄酒意中的情懷。令人知明白。論年庚大約已有十五六。看面貌日後必定坐八抬。又見他紫衣唐巾甚典雅。多半是新入贅門一秀才。他父親既然在此做教授。一定是在此讀書隨任來。我有心回信與他成連理。但怕他早結絲羅解不開。我有心匿子却詩拒音信。但怕他知音決情不再來。好令人左思右想無主意。倘若他未定親事。豈不誤了我的終身。

這件事或寄或絕難安排 王小姐千迴萬轉心難放 不由的暗將詩句獨徘徊

明公。嬌憐此時若有主意的。棄捨那副綾帕。將詩燒燬。吩咐侍女。再不許傳遞。一天的大事。豈不消解。無奈小姐年已及笄。未曾擇配。又是個如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是滿腹才華。不得舒吐。一見這詩反復展看。心中暗想了一回。說道。他本是他鄉之人。不知根底。不若將詩回他。以絕其念。遂取薛濤箋一副。寫詩八句。詩曰。

妾身一點玉無瑕 生長侯門將相家 事理有親雙對月 閑中無事獨看花

碧馬只許凌奇鳳 翠竹那容入老鴉 寄還異鄉孤男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小姐寫完。封裏起來。明霞接在手中。出了綉圍。來至花廳。見周生仍在牆缺處相候。連忙問道。小娘子來了麼。明霞當時遞過。周生接在手中。折開上下一觀。念了一遍。只喜得他手舞足蹈。話道。小姐真可謂天才也。小生得見高手。可謂我三生有幸。如此妙筆。不可不答。遂即回到書房。寫詩四句。拿將出來。說道。還得勞動小娘子玉趾。明霞言道。羅帕不奉還。這詩我不與你傳遞了。廷章從袖中拿出一股金釵。說道。微物奉上小娘子。略表寸心。敬乞小娘子。多多致意小姐。日後小生必有重報。明霞實此金釵。遂即收了。將詩拿着。又回綉房來了。小姐此時單候還帕。見明霞回房。便問道。可還羅帕來了。明霞曰。他見小姐的詩句。滿口的稱高才。必得回答。遂又寫了一首叫我代給小姐。回音與他。他可奉還羅帕。詩中不知何意。言罷又將詩呈上。小姐接過來看了一回。遂念了一遍。詩曰。

居傍侯門亦有緣 異鄉孤另實堪憐 若容鸞鳳雙棲樹 一夜簫聲入九天

小姐念罷。說道。此生乃輕狂之士。詩中有調戲之語。明霞言道。小姐如此高才博學。何不作詩以罵之。以絕其妄念。小姐說道。罵亦不必。且用好言勸之可以。遂取薛濤箋寫了七言律詩一首。詩曰。

獨立庭除傍翠陰 侍兒傳話意何慙 滿身竊玉偷香膽 一片撩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稚子折 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台夢 努力攻書入翰林

小姐寫完了詩句。又命明霞將詩送去。廷章一見這詩句。喜得他心癢難搔。從此以後。殺彼此一唱一和。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離後花園。周生的眼目也時刻不離這牆缺之處。不時的有來往詩句。不暇細述。過了幾日。時到端陽佳節。王千戶治酒園中家宴。周廷章得知這個消息。知道小姐也一定在內。就爬牆偷看。但雖探頭露腦。却終看不見。

周廷章一心想念意中人 牆缺外單單要看女釵裙 王千戶後園設下全家宴 少不了詩高意妙玉美人

不由的隔垣左顧復右盼。不由的探頭探腦好笑人。轉過來不見美人在何處。轉過來不見玉人何處存。獨聽得園中鳥鳴語傳外。未聽得意中之人言語。真乃是一時不見如三月。好叫他口中無語念破唇。有心待硬闖園門見一面。又恐怕千戶怒怪無甚親。周公子觀罷一回無計奈。不得不轉身回至書房門。周公子看了一回。不見小姐的跡跡。無可奈何只得回到自己書房以內。坐下。又想念了一回。忽然想起衛卒孫九。善會木匠手藝。現在學中做工。此人原是王千戶的衛兵。常往他家中走動。遂寫了一首念頌而不見的詩詞。又拿出二百銅錢來。見了孫九。先將銅錢與他買酒吃。後將詩詞拿出。托他將詩交與明霞丫環。孫九應允。來至園中。覷個空兒。暗暗的交與明霞。明霞轉遞小姐。折開一看。前頭端陽節園中。望娘子不見。

配成綵線思同結。傾訴情懷擬共斟。路隔湘江觀不見。錦葵空有向陽心。後寫松陵周廷章拜草。小姐看罷。心中念念。遂置於條几之上。至台前梳洗一回。不想此時倒被一人看見。不知究竟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假認親別懷心意 巧欺騙視疾托醫

閑來遊到宋家東。垂袖開懷拂好風。鶯燕柳暗無人語。惟有鶯花滿樹紅。閑言勾閑。且說王府曹姨。自從清明以後。看着小姐情景心緒。大不如前。時常有坐思默想之意。但酬合之事。却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能瞞得過我。小姐說道。姨娘原是自己人。豈敢隱瞞。小女實有酬和之事。但無西廂之約。曹姨說道。小姐如今已年及笄。婚姻尚未成就。周氏乃是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叫他也道說合。成就了你的。

終身大事。小姐點頭言道。這個也是。遂即顯筆在薛濤箋上。寫了七律詩一首。詩曰。

深鎖香閨十八年 不容風月透簾前 綉衾無暖誰知苦 錦帳春寒只愛眠

只怕杜鵑聲到耳 夜愁蝴蝶來攪綿 多情果有相憐意 好作遊人片語傳

小姐寫完。囑托明霞。時時在閨中瞻望之處守候。一天遇見周生。就將詩交給他。周生得詩明意。遂假托父親之意。央煩趙學究。向王千戶處求親。王千戶雖重周生的才貌。但嬌鸞原是他心中最愛之女。不肯遠離。又因嬌鸞筆墨精通。一應署中上下文書。往來筆札。全仗此人。因此未肯允從。廷章見這親事不成。心中真如刀刺一般。乃作書寄於小姐之前。上寫著松陵友弟周廷章拜稿。書曰。

自覩芳容。未寧狂魄。想夫婦已是生定。至死靡他。媒妁傳來今日之言。佳期未決。他姬香閨深鎖。如唐太宗離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園遊戲。似牧牛隔天河而織女。倘復遷延日月。必當天折溝渠。生若無緣。死目不瞑。勉成拙律。深冀哀憐。後附詩曰。

未有佳期慰下情 可憐春價值千金 悶來留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幽篁深處好 吾回羅帳靜中吟 孤栖一樣黃昏月 肯許相携訴寸心

嬌鸞看罷即時復書。上寫虎衛愛女嬌鸞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懶對東風。聽杜宇盡眉窗下強消長晝。把鴛鴦做人正困於妝台。清詩忽墜香几。啓觀來意。無限幽懷。一番使妾倍支吾。幾度詩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向東牆學樂花之手。可以仰北斗駕折桂之心。眼底無媒。書中有命。自此哀情封去札。莫將消息向來人。請即進篇。仰祈深諒詩曰。

秋月春光亦有情 也知身價值千金 雖親青繡韓郎貌 羞聽東牆崔氏琴

寢念已從空孔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身但作於兒妹 直到來生了寸心

話說周廷章讀詩至但作于兄妹一句。忽然計上心來。暗自想道。聽說王夫人的家母。與我是同姓。何不拜門做個姑母。便可當通家往來。那時節。就中取事。豈不妙哉。遂托言向父母道。現今本署內書房太狹窄。擬請父親敬求東衛王千戶。借他家後園。寬闊幽雅。可爲讀書之所。周司教愛子心切。無不聽從。遂即來王千戶署所。婉言相求。王千戶言道。彼此都是通家。令郎公子若不棄嫌。就在敝署吃些淡飯。更是便當。周司教聞言。感激不盡。是日回家。就與他兒子說知此事。周廷章言道。我們與他家非親非故。打擾不便。兒今聽說王夫人的母家。與我同姓。不若趁此時拜她爲姑母。姑姪一家。庶乎有名。周司教原是個沒有主見的人。無不應允。廷章即央人先將此事通知王千戶。這王千戶聞知就與夫人周氏商議。周氏道。族家那論遠近。就給我做個姪兒。也很相當。於是答應了下來。那廷章即忙備就厚禮。寫了個內姓的名帖。上門認親。極其卑遜。王千戶是個武職。只喜奉承。遂請入中堂。合家相見。與嬌鸞便稱爲表兄表妹是日設宴後堂。大家同坐。當日宴散。周廷章從此就在王千戶園內讀書。

王千戶這件事情太不明。就未曾前思後想內裏情。想昔年相國招靈普救寺。來了那上京應試俏張生。他與那鶯鶯僅只見一面。他二人彼此相憐種下情。張君瑞正愁無故難相見。忽來了劫掠幼女飛虎兵。老太君無奈出了招婚榜。張君瑞請來白馬杜先鋒。杜將軍大兵一到賊兵退。鄭太君過河折橋把口更。設下宴張生鶯鶯兩相見。老夫人命女就把表兄稱。那時節割斷姻緣不忘恩。又留下寄居西廂把書攻。此一時女曠怨夫得其便。他豈肯置之不問各西東。但只是當下千戶這件事。也是他爲人粗魯愚心蒙。嬌鸞女年已及笄十八歲。似如那姻緣之事豈不通。豈不知男大當婚女當嫁。不過是隔眼窗櫺紙一層。好像似鵲橋未架天水河。咫尺間隔斷牛郎織女星。逐日裏低頭不語自惺惺。幾回家身倚妝台懶梳洗。幾回家長吁短嘆悶無聲。不過是過眼不見三五日。那小姐病臥牙床二目瞑。話說宴散以後。二人不得見面。不消幾日。王小姐臥病牙床。廷章聞得此信。吃了一驚。去見王千戶。候問病體。

何如。王千戶答以偶得時疾。亦不令相見。又待了兩日。還未見好。廷章心生一計。假托說他自己精通醫理。善于脈疾。道王千戶認以爲真。遂迎公子入房。令他給小姐看病。列位明公。周生這不過是定下的計策。想見她一面。那脈如何能看。王千戶上了周生的一個小當。

王千戶愚魯粗莽已被騙。周廷章假裝評脈坐床邊。但見他開口連把妹妹叫。尊賢妹什麼病症將你纏。你今日不知得了甚麼病。萬望你伸出手來把脈看。王小姐略略睜開想思眼。但只見相公坐在牙床邊。又見他父親也在房內坐。雖有那千言萬語難以傳。無奈何二目一合嘆聲氣。輕輕的伸出一雙白玉腕。顧不得捲起輕羅衫彩袖。恨不能身子倒在他胸前。但只見十指尖尖如嫩筍。手腕上帶着一副白玉環。周公子用手按住寸關尺。恨不能兩處手指一處粘。但見他來往撫摩有半晌。無奈何面對千戶便開言。

話說公子診脈診了半晌。無可奈何。這才對千戶說話。明公們。說半晌。若依周生的意思。就是診脈診到夜。從夜診到天明。也是愛的。只奈有千戶在旁相陪。不得不適可而止。遂對王千戶說道。妹妹的病症。乃是鬱結之症。藥也無用。最好向寬闊之地。閑步散心。侍女相伴。勸其心中閑散。並悅其耳目。如此消遣。日久心中鬱結自開。病症可以全愈。千戶已信其言。便說道。衙中太嫌狹窄。惟有花園之中寬闊。可以散心悅目。比較便當。廷章聞言。心中甚喜。但怕千戶心疑。遂假意說道。若表妹到了園中閑散。小姪在此。但恐男女有不便之處。暫且告回。千戶道。不必如此。既然是自己的兄妹。又有什麼妨礙呢。正是。

閻君上了判官當。小鬼哄了土地神。王老吃了迷昏藥。白白送上女釵裙。

當下二人出房。千戶吩咐曹娥。開了後邊花園門鎖鑰。令曹娥陪伴女兒。任情閑遊。又叫明霞相隨。寸步不許相離。自以爲萬無他慮矣。且說嬌鸞原是思想周郎。以致得病。如今聽開了花園之門。任她遊耍。大約與周郎不時可以見面了。她的病症也就漸漸的好了起來。有一天她在花園遊耍。丫環來報。她父親因事出衙去了。她即來問郎。

書舍內吃茶。二人滿眼含情。只奈有曹姨娘與侍女在旁。不能故作兒女態。停了回兩人並肩而坐。廷章遂向小姐私語曰。何時得到香室一望。嬌鸞目視曹姨娘。低低譯。向周生言道。門上鎖鑰。皆在曹姨娘手中經管。表兄可向曹姨娘求之。周廷章已曉其意。是日坐至午後。方才回去。周廷章到了明霞。回至絮內。取了吳綾二匹金釧一副。央求明霞將吳綾送與曹姨娘收用。金釧給與明霞。求其方便。正是。欲會多情王小姐。先須賄賂曹夷娘。

曹姨娘明知他二人就裏。故意的向小姐言曰。這周公子厚禮見惠。不知有何意義。嬌鸞言曰。不過是少年狂生。寄居在此園中。恐有過失之處。特求曹姨娘多多包容耳。曹姨娘言道。你二人的心事。我早已知悉詳細。你二人但有往來。我決不給你們泄漏。因此將鎖鑰付與了環明霞手內。小姐心中甚喜。是晚就寫了一個便條。叫丫環明霞。送給周生。周生接過。折封觀看。乃是七言詩一首詩曰。

暗將私語寄英才 莫在人前胡亂開 今夜香闌深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不知道他二人如何婚配 且等待下一回內說端詳

第七回 情脈脈終身私訂 意戀戀別愛省親

彩雲忽開 月明如水浸樓台 風靜書齋 鴉噪亭槐 風弄聲竹只道是金釧響 月移花影必定是玉人來
這一曲混江龍。單言周生與小姐相會的故事。且說周生當日得書。單等天晚日落。明公。這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长

話說周生此時覺着那天上的太陽。好似不移動了。看了一回。又復坐下。坐下却又站起來。那一種搔爬不着的光景。真是令人難言。遂提筆作詩一首。詩曰

快書快讀快談論 不覺斜西日又昏 今日碧桃花有約 如膠貼了又生痕

寫完。站起身來。去看那天上太陽。方才晌午。遂又回到書室。作詩一首。詩曰。

青空萬里無雲 悠然扇作微薰 何處縮天有術 便收紅日西沉

寫罷。出來張望。那天還才是過午日西之時。無奈何回來作五言絕句一首。詩曰。

誰將三足鳥 來回天上開 安得后羿弓 射此一輪落

寫罷。又出來觀看。但見落日銜山。遂謝天謝地。說道太陽菩薩。你也有落下去的時候啊。

周公子滿腹豪情太瘋狂 恨不得日午就要落太陽 此一時坐不安來立不穩 但見他起來坐下不安康

好夕的等到日落西山下 不暇得整理額巾衣與裳 如同是二十顆珠藏簡帖 又好似三十年果在綉房

急忙忙轉身快把門兒掩 恨不得即時携手做鴛鴦 聽了聽初更夜靜無人語 他方才潛步輕移離書房

話說周公出了書舍。來至便門下。但見門兒半開半掩。悄悄的挨身而入。此時明霞侍女。早已在後門暗處聽候。遂即引路來至綉房前。進了香房。彼此讓坐。未敘前懷。小姐即忙吩咐侍女明霞。快請曹姨娘來。奴有話說。明霞走出去了。頃刻間只見曹姨娘入房。見了周生。先謝了厚贈。小姐說道。我的心事。姨娘也盡知曉。周郎此來雖是奴家之所願。但此事。是奴家終身大事。非同小可。不可造次。求姨娘爲奴作主。曹姨娘聞此言。心中就明白了。遂即說道。你二人成爲夫婦。乃是一快事。甥女之心。但恐怕周相公日後有負義忘恩之處。如今欲要老身作個媒介。你二人可各寫婚柬。立下山海之誓。各執一紙。以爲日後憑信之據。周廷章聞言。滿心歡喜。檢取過紙筆來。提筆寫了七言詩一首。詩曰。

司教之子周廷章 願與嬌鸞諧鴛鴦 日後若忘恩合愛 准被萬箭一命傷

寫完。遞給曹姨娘。接在手內。先看了一遍。方才遞於小姐之手。小姐接過詩。念了一遍。就在此詩之後。也寫了

七言絕詩一首。詩曰。

將門之女玉嬌鸞 願與周郎結姻緣 夫婦締成永不改 若負心意命循環

嬌鸞寫罷。也遣給周生看了一遍。曹娥娘與丫環明霞。在園中已設下香案。代二人焚香拜了天地。山誓海盟。然後拜謝了曹娥娘。曹娥娘私向厨下拿出清果佳釀。與他二人把盞合婚。

他二人推杯換盞飲劉伶 如同是牛郎得會織女星 這一個彩袖殷勤勸雙盞 那一個玉筍高擎白玉樽

那曹娥一旁斟酒勸佳釀 小明霞厨下嘉肴做得精 這一個神女初把蠶王會 那一個劉阮方才入武陵

這一會鶯鶯得見張君瑞 如同是張鶯到了大河根 他二人飲酌方交三更後 不由的雙雙擦背情意濃

話說他二人飲至更深。周廷章酒至半酣。恨不得將身子投在小姐懷中。曹娥娘與明霞見此光景。各自到自己臥房睡覺去了。他二人一見旁邊無人。遂即雙雙攜手。同入紗羅帳中去了。有詩爲證。

微月透簾櫳 螢光度碧空 遙天眞縹渺 低樹漸蔥蘢

風吹過庭竹 鶯歌拂井桐 羅絹垂薄霧 環珮響清風

話說二人睡興方濃。忽聞窗外有人咳嗽。知已天明。無奈急忙起身。穿上衣服。出了紗羅帳子。小姐携周生之手。囑曰。妾已委身於君。君可休負恩於妾。廷章言道。小姐何出此言。小生若是如此。就天不覆地不載了。好是送出綉房門。看了看東方既白。即命使女明霞。送至書室。自此明霞掌理鎖鑰。他二人往來不絕。恩愛深厚。一年有餘。那日周司教任滿。又陞淮西無爲軍司教。此時周廷章正與王小姐戀戀不捨。只推說身上有病。且學業未成。擬暫住王家。攻書比較穩便。周司教信以爲眞。不教他相隨。至起行之日。周廷章送父出城之後。仍在王千戶園中攻書。正是。

對父稱病又攻書 親事不成復借住 難說敦倫周司教 可算書中一老儒

從此二人相會。更覺親愛。不覺又是半年。忽一日接到了家信。信中報說他父親在任所得病。現已還家去了。叫他趕速回家探父病症。此時周廷章久別親幃。欲想回家一望。又戀念小姐。不忍分離。事在兩難之際。憂形於色。嬌鸞探知原因。心中雖然捨不得分離。但究竟是父子至親。不忍叫周生爲不孝之子。小姐遂與曹姨娘兩個暗暗的將周公子勸說了一回。著周公子回家探望父親病症。

好一個知情知禮王嬌鸞。暗暗的勸說周生把家還。現如今尊親有病辭任所。理應該回家探親去問安。我與你雖然恩愛難分捨。只奈是當供子職父母前。此一去探望父母安與否。通一個信息前來我心安。那時節實情對着父母講。差人來推誠相商求姻緣。咱二人成就夫婦百年好。這才是父母之命媒妁言。你今日回家探親是正禮。休令人一旁指說不孝男。

話說小姐奉勸了一回。周廷章心猶未決。小姐即命曹姨娘向父親說知。周公子的父親患病甚重。告假回家去了。周公子欲回家省親。王千戶聞言。就與周生議明。在五月端陽日那一天起身回家。周生此時難說不去。隨無可奈何的收拾好了行李。到了那天。小姐置酒閨中。邀周廷章入內相叙。曹姨娘在座陪飲。遂問廷章家鄉住處。廷章提筆寫詩一首。

思親千里返姑蘇。家住吳江十七都。欲問南麻雙漾口。延陵橋下督糧吳。廷章寫完。他解釋道。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名。人稱爲督糧吳家。周是外姓。他今雖是如此寫下。此不過訴名鄉里居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必定持父束帖。親來求婚。決不使小姐懸念。是夜二人各道衷情。相抱而泣。漸至天明。小姐親自携手。送至後園書房內。二人難捨難離的情景。真是筆墨所難形容。臨別之時。嬌鸞口占一絕詩曰。

棄置今何道。當時思自親。還將舊來意。戀取眼前人。

周生噤了聲道。小生非禽非獸。豈肯做這不仁不義之事。他二人正在難分難捨之際。天已大明。鞍馬已齊備。王千戶設酒中堂。男女畢至。爲周生饒行。廷章戀々。無可如何。再拜而別。

周公子拜別千戶出門庭。沒奈何。攀鞍上馬。起了程。但見他前走十步回頭九。都只爲難捨恩愛夫婦情。這一去。如同官廳花開謝。那一箇悽涼情緒人難明。此一去。姻緣相隔千萬里。但不知日後夫婦成不成。

但只怕周郎成了負心漢。夫婦要見見面萬不能。咱這裏暫把小姐擱在後。必得是先。把周郎說分明。且說周生在路途之上。行走多日。這天到了家中。參見父親。周司教的病。業已好了。一門歡喜。原來那周司教已與魏同知家議明親事。正此要接兒回家。好拜聘禮完婚。周廷章初聞此事。必中頗不願意。有一天。周廷章出外玩耍。走到後面。瞥見一所花園。牆垣並不高。他偶然伸頭向裏觀望。忽聞亭子的短牆邊有女人聲音。抬頭一觀。但見紗窗以內。隱約然有一位女娘子。好似天仙一般。真是罕見。有詩爲證。

風動珠簾花映窗 美人拂髻坐花旁 周生乍見驚顏色 疑是仙姬蒞短牆

周廷章看罷。心中大喜。忙向跟隨的問道。這是誰家的花園。隨人道。這花園就是魏同知。魏老爺的花園。周廷章聞言。記在心裏。他自己暗中想道。昨日所說的婚事。大半就是此女。我看她非常美麗。有傾城傾國之色。避月羞花之客。可謂神仙中人。若此人配成夫婦。也算是人間第一快事。我不如就立刻答應下來。王小姐那邊再作計議。另行打算。王小姐的能行詩中。有兩句是。還將舊來意。戀取眼前人。現在竟成爲讖語了。周廷章是日回到家中。就與父親面議。將親事應允了。擇吉下聘。看了良辰吉期。將魏小姐娶過來。周廷章一見魏小姐。如仙女降凡。成婚之後。如魚得水。情投意合。早將王小姐之事。置之度外了。

負心男兒最無良 一年恩愛淨盡喪 只戀眼前榮華好 那管他人淚千行

第八回 空懷恨遞詩明志 還婚書欲絕情緣

恩情隔斷兩鴛鴦。愁倚欄杆暗神傷。盼斷衙陽聲不至。荷池畔邊增悵惶。話說王小姐自周廷章去後。無日不想好音。挨過了一年。音信杳杳。忽一日。環明霞進房來。向小姐說道。周姑爺一去有一年之久。並無音信來。孫九說臨安衙中有人來投父書。姑娘若要寄信。可令孫九托人帶去。嬌鸞聞言。遂即修信一封。先叙離別之情。求他務必早來完婚。以踐前約。封皮上寫上住址姓名。又取紋銀一兩。作為寄書之贈。信去七個月有餘。並無回音。小姐無奈。着曹娥娘又托孫九差人帶去書信一封。依舊杳然無有回信。正是。

兩次寄書無回信 嚇殺閨中多情人

小姐對着曹娥泣曰。周郎負我矣。曹娥言道。誓書在此。皇天鑒之。王小姐聽了。默然無語。忽一日有人至臨安來報。二小姐嬌鳳生了兒子。前來報喜信。嬌鸞聞此。愈加傷心。但喜又是寄書的一個機會。又修書一封。衆明公們。凡書信寄往。始終未曾得過半點回音。枉費筆墨而已。小姐淚汪汪。真令人傷感不已。

王小姐淚珠汪汪。好傷情。不由的思念從前周相公。自從是綾帕到手。寄詩句。內中有實心實意。無虛情。此後來認爲親眷。留書舍。因此才結就海誓與山盟。自尋思一夜恩情深似海。那知你自始負心。無全終。你會說多者。一年少半載。我必然求父定婚。轉回程。那知你一去千里無消息。指指算算。再待一月正二冬。我也曾寄信三次。你不至。這其間是兇是吉。不分明。想當初。隨行也會囑咐你。是怎麼。千言萬語。你不聽。咱二人雖是私自成婚。配。却也有婚書。媒人爲證。還。婚書上也曾寫下宏誓。愿。你怎麼忘記。前言。在心中。王小姐越思越想。越流淚。逐日裏。廢寢忘餐。無歡聲。不幾日。一病臥在牙床上。但只見骨瘦如柴。損形容。

話說嬌鸞一病奄奄。臥在床上。不能起床。王千戶見女兒如此光景。心中思想。惟恐女兒大了。患的是思春之病。便與夫人周氏同曹姨商議。給女兒擇配。明公。他乃是太陽出來。還打三更。太嫌晚了。

當初周生提親日。因何緣故不允從。

曹姨娘聞知此事。說與小姐得知。小姐言道。那事如何行得。奴情愿終身奉佛。亦不肯爲負義之事。曹姨娘勸曰。周生一去三年有餘。書凡三往。並無一點回音。十有八九不再來了。甥女無得過望。自誤青春。小姐言道。人而無信。禽獸何異矣。寧使周郎負我。我豈敢有負周郎。況我今已失身與人了。並非處女。更有何面目以事他人呢。

自從是癡心委身與周生。再不想此人如此沒正經。好合歹萬般俱是各人命。我豈肯大膽欺心負神明。

愁只愁幼女枉招一回婿。愁只愁往來枉耽一回驚。愁只愁贈答提出一些醜。愁只愁姨娘枉費一片情。

現如今家鄉何處人何處。只落得逐日悶悶病房中。連累的茶裏思來飯裏想。大約是姨郎心內也不寧。

這件事待要了却心頭病。除非是差人親自到延陵。那時節或好或歹得實信。小奴家這塊石頭方得平。

小姐說罷。曹姨娘言道。既然如此。還是差一個人。只要多帶上幾兩盤費錢。我想就打發孫九前去。命他親自見了周公。倘無他變。立刻和他同來。事情自然妥當。小姐言道。這很合吾意。但求姨娘也寫上一封信。去作媒人證。着他早些前來。曹姨娘說道。正該如此。甥女可即快寫書信。我去命人尋覓孫九來。與他說知此事。小姐聞言強打精神。就在燈前過拿薛濤箋。提筆寫古詩一首。詩曰。

憶起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朔風弄月先來往。掠動雲情無跟思。侯門曳斷千金鎖。携手挨肩遊華閣。

好把青絲結死生。盟山誓海情不錯。白雲渺渺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頓覺排臉無春色。愁聽傳信雁數聲。

君行雖不忍堅留。勝似出征去表兄。悲悲切切肝腸斷。執手牽衣無限愁。與君成就鳳鸞交。切莫蘇城戀別花。

自君去後眉深鎖。脂粉懶調髮如麻。鴛鴦兩地苦相思。月下花前垂淚絲。可憐夫妻青年甚。空守孤幃恨可知。

臨風對月無歡好 淒涼枕上魂顛倒 一宵忽夢汝娶親 來朝不覺容顏老 盟言原作神雷響 九天玄女相傳遍
只歸故里未歸泉 何故音容難得見 才郎意假妾情真 再馳專使表寸心 可憐三七羞花貌 寂寂香閨愁恨聞
小姐將書寫完。曹娥娘也寫一封。備叙甥女想恩之苦。二書共作一封。封皮上寫詩四句。詩曰。

蕩蕩名門宰相家 更兼督糧鎮南麻 逢人不用停舟問 橋跨延陵第一家

將書封裹明白。明晨早叫孫九入內。給了他紋銀十兩。以爲路費。囑咐他見周相公。務必同他前來。孫九應了。即日起行。向蘇州而來。

只爲周郎無回音 閨中情女好懷悶 今朝使人去延陵 但怕回家嚇掉魂
假惺惺前中冤情 黑暗暗今生禍態 都只爲熟烘烘一點性靈垂 沉淪苦海 到底難挨 通紅的一張秀臉

思量得橫添憔悴 滾熱的一片心腸 猛可裏涼如冰海

話說孫九持書起行。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那日到吳江。延陵橋下。問清了周廷章宅第。一直到了周廷章的大門。對門上的人說道。有遠方書信送到。求相公親自出見。方可交書。門上人進內。不多一時。廷章自內而出。抬頭一看。認的是孫九。滿面飛紅。也不問溫寒安好久事。孫九將信拿出來。廷章接過在手。放人袖內。亦不言語。竟自入內去了。等一時。有一個家童出來拿着一個小包。對着孫九說道。相公已娶了魏小姐二年有餘了。相公不能赴那私約的。相公也未會寫回信。煩你回去替他傳說。這裏有羅帕一方。並婚書一紙。托你帶回。交還。還有五錢銀子。就送你充作路費罷。這孫九聞聽此言。心中大怒。忿將銀子擲地。說道我不希罕你這幾錢臭銀子。遂怒目揚眉。佯徇而去。那日回到家中。對明霞言明此事。正是。

周郎做出不義事 氣壞衛中一僕人

那孫九擲銀在地沖沖怒 似這等不義之人天不容 不由得一行走着 一行怒 道才是人間無二最薄情

你也曾任所寫書煩托我 那時節三番五次來尋春 你自從回家探父三年正 王小姐逐日在家淚盈盈
王老爺與她配夫她不許 爲的是你兩早已繫赤繩 你今日負了前言竟失信 最不該哄騙人家失童身
你本是堂堂名門一秀士 依我看枉讀四書與五經 就是那禽獸還有色與知 你今日做的事兒太無識
那孫九一路指罵不住口 這一日進了南陽到署中

話說孫九在路上。恨罵廷章之不義。可憐王小姐至誠之心。逢人他都告說其事。此時延陵地方。無人不知道周廷章是個無義之徒。不上幾日。遍聞吳江。且說孫九進了南陽。來至署中。見了明霞丫環。訴說那薄情人已娶了魏家小姐了。他不肯寫回信。只把這個媒帖婚書。一共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小姐領謝賞銀子。孫九頓足長嘆而出。明霞聽說。甚爲切齒。很頹傷的進了綉房。見過小姐。將孫九所言。轉話一遍。並將羅帕婚書遞過。王小姐一見此物。不覺的怒氣填胸。大叫一聲。負心的賊子。我王嬌鸞可瞎了眼了。

王小姐一見婚書氣滿胸 即罵聲負心賊子太無情 想當初三番五次來求配 那時節一心無二至至誠
我看你愛人之心情切切 因此才降格相從隨委身 但恐怕終身大事有輕略 才叫那曹姨近前爲媒選
兩下裏海誓山盟書一紙 我方才大膽許你繫赤繩 自尋思今生成就終身事 誰料想負心之人無始終
好叫我上不上來下不下 滿腹內一腔冤屈向誰明 也是我當初自己瞎了眼 聽了那鸞叫當着鴉風鳴

王小姐又是腦來又是氣 一心要尋個自盡了殘生
話說王小姐氣惱難受。口口聲聲要尋自盡。曹姨娘在旁邊極力的勸解。王小姐那裏肯聽。日夜啼哭。悲聲不止。她父母來問。丫環明霞。答以身子不快。與曹姨娘兩人日夜看守。不離左右。小姐雖是欲要尋死。但不得個空兒如此挨過了幾天。這曹姨娘與明霞又日在一旁解勸。小姐心中稍覺寬放。遂將綾帕反覆觀了一回。作長恨歌一篇。不知後來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憤投環一腔怨苦 被羈押滿腹狐疑

筆精視良 才人到底不尋常 著書定禮 吐氣寬腸 萬里行軍到疆場 數字能勝刀合鎗 張生一紙掃千軍
得會鸞鴦在西廂 君不見諸葛武侯 書退五路 罵死王朗
這幾句話說的是王嬌鸞此時無可奈何。又惱又恨。又屈又氣。滿肚子的怨氣。無處發洩。就作長恨歌一篇。吾今書之於左。其歌略云。

長恨歌 爲誰作	題起頭來心緒惡	朝愁暮怨無了期	再把雲箋訴情薄	妾家原在臨安路
父是功臣受恩露	後因親老失軍機	降調南陽衛千戶	不期育養嬌鸞身	不會舉步離中庭
豈知二八災星到	忽隨女伴花園行	鞦韆戲蹴方才罷	忽聽牆角發笑聲	俯首含羞歸香閣
倉忙竟失香羅帕	那知羅帕入君手	空令明霞來往走	得蒙君贈香羅詩	惱妾沉思病情癡
感君拜母結兄妹	來去簡詞鵲恩愛	只恐恩愛苟合成	兩人接髮復山盟	山盟海誓還不信
又托曹娥作媒證	姻書寫定告蒼穹	始結于飛把身從	結交一載甜如蜜	才子嚴親忽染疾
妾心不忍君心愁	反勸才郎歸故籍	叮嚀囑咐姑蘇城	花街柳巷莫聞聲	一觀慈顏便回音
出門須念妾孤另	囑咐殷勤方相別	望勿棄舊復戀新	那知一去竟忘返	終日思君心緒煩
有人來說君另婚	幾番欲信不爲憑	因托孫九去送信	方知伉儷偕文君	此心恨殺簿倖者
千里婚緣難割捨	萬重恩情都負之	得意風流在何處	莫論妾愁長與短	無處籍籍詩不滿
題殘錦扎五千張	寫禿毫釐數一千	孤幃八瘦嬌無力	莫大佳事反變拙	枉將公子推子平

空把三生卜周易

從頭一一思量起

從前交情不虧汝

既然恩愛如浮雲

何不當初莫相與

鶯鶯燕燕皆成對

老天生我何無配

嬌鳳妹子雖幼年

增添孩子已三歲

自愧輕棄千金軀

伊歡我愁心悲苦

先年誓願今何在

恨海情天意與摧

君住江南妾北江

千里關山遠相隔

若能添我一雙翼

願飛吳江來君側

初交你我天地知

今將豔事傳遍國

虎門深鎚千金色

橫遭蹂躪復相絕

恨君短行歸故府

譬如皇天不生吾

從今書遞故人收

不望郎君再意瞞

可憐鐵甲將軍家

嬌閨深藏女如花

雖然熟識琴書味

風流不久歸黃沙

白羅丈二懸高梁

眼底飄然視茫茫

報到一除嬌鸞縱

滿城笑殺千戶王

妾身自愧非良女

擅把閨情輕薄許

含恨傷生歸九泉

九泉之下不饒汝

當今待妾非如昔

薄倖兒郎閨恨切

自知妾意皆仁義

誰想君心似狼虎

再同一副香羅帕

殷情遠寄還郎家

自嘆詩文不如物

殺人可恕孰可恕

反復叮嚀只如此

往日思君今日止

君今肯念舊風流

飽看嬌鸞書一紙

將歌寫完。心中暗想。怎樣寄至吳江才好。左右思想。不得其法。適有察院大人。自淮西發來文書。那公文內有一

宗勾本。無爲軍事。其軍係吳江人。嬌鸞即將從前倡和之詩。並今日所作之長恨歌。畫成一帙。將姻書附於帙內。

總作一封放入官文書封筒。填寫南陽衛掌印千戶王授下。懇察院蘇州府吳江縣當堂開折。打發公差去了這件事王千

戶一字不知。是晚王小姐沐浴更衣。哄着侍女明霞烹茶去了。即便關上房門。用香羅帕將咽喉勾住。白絹懸梁。自

縊而死。霎時三魂渺渺。七魄幽幽。氣絕身亡。

好一個才高志烈王嬌鸞

此一時三魂渺渺淹黃泉

皆因爲一時失算將命喪

此一時七魄悠悠到陰間

皆因爲失機輕許千金體

恐被那當時之人作笑談

一則是無良之人心不戀

自今後長長歲月了無歡

這也是天生節烈有志氣

博得個王千司戰心憂煎

最可惜滿腹高才無舒放

最可惜花容月貌在少年

最可惜下筆成文詩詞好 最可惜往來書札能周全 王千戶今日死了嬌鸞女 有誰人接管文書上下傳
常言道男大當姻女當嫁 又道是匿愛不嫁惹人嫌 爲何不早與女兒婚姻定 爲何不早與女兒結姻緣
因何故留着養到念一歲 只爲是授受不明起事端 此一時免想從前做的差 這都是亡羊補牢已難全
彈指怨負心 活活葬送女釵裙 狂風吹落花枝嫩 一年恩愛 棄舊迎新 甘心就義懸梁盡 幼女須傳節烈名
在夫遺朽成五倫

話說王嬌鸞是晚在綉樓身死。明霞烹茶以後。托茶回來。見閉了房門叫了一聲小姐。並不答應。即忙答知曹姨娘。與老太太一同前來。撬開房門。一看吃了一驚。即忙放下弔來。看了一回。一點氣息沒有。遂使人報與王千戶知曉。然後合家大小。上下人等痛哭一場。正是。

從前吃了迷昏藥 今日醒悟已枉然

話說千戶怨天恨地。哭個不了。只得買了棺木殮殮。這且不表。且說許公收了金玉奴。做了個義女。囑咐舟中人等。不許洩漏消息。到了淮西。合城文武。各呈手本。俱來參見。許公見有無爲軍。莫稽手本。記在心上。參拜時。一見莫稽人才出衆。心中暗想道。我有心拿問。但又可惜他是幼年登的甲第。遂將此事暫且不提。參見已畢。各自回府。過了幾日。忽有察院下來。許公帶領衆文武接至府堂。參謁已畢。忽有南陽府的文書到來。這察院大人姓元名太遂折開了封筒。內有一路文書。上面寫的是南陽衛千戶王。投下吳江縣當堂折看。公不便折封。遂將這一路文書。差人發到吳江縣去了。當日察院將各府縣的案件攔起。這且不表。且說那件文書。到了吳江縣。縣官姓闕。當日將文書折開一看。原來是一卷詩詞歌賦。遂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心以爲奇。不由的輾轉起來了。

闕縣尹觀罷詩詞吃了一驚 不由的仔細研究內中情 這文書本是南陽王千戶 他女兒倡和詩詞與周生
現如今周子背盟不赴約 因此才大人面前把冤明 因將那從前倡詩獻上去 原來是封上此物作證憑

樊大人既然發來吳江縣。一半是要我去拿周相公。這件事若是一時拿不到。還恐怕見了大人怪下情。關知縣想到這裏寫差票。一轉裏吩咐差役不消停。

話說關公想罷。立時寫了差票。吩咐衙役人等。又轉念一想。覺得不大妥當。這個廷章乃是學中秀士。其父曾做過兩淮教授。如何好去拿他。但恐不好。不若將周司教請至衙中。就說大人欲要公子一言。這樣豈不妥當。關公想到這裏。寫了個即午候教的帖子。差人送至周府。周司教隨即到來。關公讓至廳中。吃茶已畢。周司教便問道。不知父母公有何事情。望即指教。關公道。無事不敢啓動尊體。察院大人有命到縣。要請令郎公子一見。不知爲何。明公。你道這周司教此時那裏知道就裏。他說道。大人既然有命。在下豈敢不遵。但恐小子才疎學淺。舉止不周。恐大人見怪。關公言道。這倒不妨。因是大人命至。不敢有違耳。高堂大人明日一早。命公子到衙。下官與他同去就是了。周司教是日應允。出了縣衙。還到家中。到了明晨。周廷章乘了良馬一頭。到了縣衙。縣官坐了四人轎子。帶了幾名隨從。直赴淮西而來。那日到了淮西地方。入了無爲軍。歇宿一晚。到了明晨。與莫司戶一同去拜府。見了許公。許公問吳江縣見大人的情由。關縣尹遂將王千戶南陽投下文書獻上。許公觀看一遍。遂即大喝一聲。言道。世間那有這許多忘恩負義之徒。若臨在我手。必予懲戒。遂將和倡詩詞。並長恨歌。遞與莫司戶觀看。莫司戶看過一遍。他吃一大驚。不由的心中思量起來。

莫司戶從頭觀看心膽寒。不由的思量自己事不全。想起那江中做的那件事。幸虧是舟中之人不多言。倘若上是上司知道一個信。那時節但恐性命不保全。今日周生做出這件事。此一時許公一見把臉反還不知察院大人怎麼辦。大約是難免無罪把家還。這才是見死孤悲有同類。他二人薄情之輩是一般。常言道爲人莫做虧心事。任從人有何過壞心自閑。且不言莫稽一旁心害怕。許大人公座上上便開言。不言莫稽心害怕。且說許公問道。關縣公。周生做下這等事情。那是你縣中的公案。現今周生在於何處。關公言

道。卑職將他帶來了。許公道。暫將他繩索押下。明晨稟見大人就是了。吩咐已畢。萬司戶與關公回衙。先將周廷章上了繩索。明公。直到此時周廷章如在夢寐之中。連連叩頭。說道。父母大人。生員所犯何罪。萬望大人指教。關公道。你自己做的私事。你自己知道。本縣也不能作主。明日你去察院大人。任從大人發落就是了。正是。

爲人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心不驚

遂將周廷章押過一邊。此時嚇得他魂不附體。繩索在背已不是昨日那個光景了。

好一個忘恩無義周廷章 此一時不是從前有風光 身上的掛帽藍衫脫了去 但見他繩索一背在一旁
不由的低下頭去暗思想 不知道身犯何罪到這廂 心裏裏左思右想心焦躁 無奈何低下頭來淚兩行
我自幼未曾做下犯法事 院大人爲何行文到吳江 到今晨頭俺去把大人見 還不是吉少凶多怎麼當
眼望着蘇州府內把頭站 暗暗的叫了一聲爺合娘 你只想打發兒子到此處 那知道爲兒在此苦難當
又叫聲有親有熱魏氏女 你若知道一定疼斷腸 且不言周生將死如做夢 下一回薄情之人一命亡

第十回 應誓言悔悟何遲 女扮男嬌裝應試

眼前財色不可貪 時人知顧眼前 上范花枝誰不愛 看之不易置之難

閑言少叙。話說周廷章已受了一夜繩索之苦。到了明晨。關公與糜稽已用過早飯。帶了周生。同赴察院而來。到了察院門前。但見有許多州縣官至。不料一時只聽得三聲炮響。察院大人坐了公堂。各府縣官員拜謁已畢。兩邊站立。此時許公王千戶投下吳江縣的詩詞。並長恨歌獻上。樊公問道。自何得來。許公遂將昨日南陽王千戶提下文書。內中暗藏此物。大人見封面上寫發吳江縣。未曾拆着。即發去了。今由吳江縣令關折開覽看。方知前情。不敢

自主。遂將周生帶來。候大人發落。察院大人聽罷。遂將從前詩。一首一首細細觀看。接着看至長恨歌。不由拍案喝曰。世上那有這樣無義之人。遂命吳江縣參見。當下闕公近案參拜已畢。大人問道。你可將周廷章帶來不會。闕公答道。卑職將周廷章帶至案下。聽候大人吩咐。樊公喝道。帶他上來。兩邊武士不敢怠慢。一個個如狼似虎。真好怕人。

好一個威風凜凜院大人。真正是一呼百諾動萬人。公案上吩咐一聲將人帶。慌了那兩邊武士虎一羣。院門外嚇殺一個周秀士。真正是嚇的三魂少二魂。衆武士提着繩來拖着鎖。但只見推推擁擁向上行。來至那公案以前雙膝跪。連把那欽差大人尊又尊。小生員不知犯的什麼罪。望大人一一指教說原因。周廷章跪在案前問何事。院大人虎眼一睜怒生噴。

話說周廷章叩問身犯何罪。大人聞言。心中大怒。將虎目一睜。喝道。周廷章你自己做的私事。你已知道。你那裏會想着會有人能知曉麼。周生連連叩頭。尊道大老爺。生員有何私事。生員委實不知。大人聞言。遂將那詩句擇下案來。說道。好一個無恥的生員。是你自己做的。看看便知。周廷章拾起看了看。並非別物。竟是與王小姐倡和的詩詞婚書。並長恨歌。覽罷吃一大驚。只嚇得他。魂不附體。閉口無言。大人道。你既看了。料想你也無可抵賴。與兩邊我拉下去。重責五十大板。兩邊衙役拉下公堂。摔在地上。好驚人也。

大人吩咐罷。皂役吶喊聲。拉他公堂下。摔於地面平。褲子剝了去。手足難動勁。皂役喊一聲。舉起無情棍。拍踢一聲響。鮮血滿地淋。

但只見打過五板換一換。霎時間血氣流滿在堂前。吩咐聲打下南牢快監禁。只疼得口鼻紅腫二目瞪。一霎時五十大板打完了。周公子口稱大人不住聲。周廷章爬了幾爬爬不起。下半截兩股酸麻痛沈沈。且不言周生打下南牢去。院大人公座一上把命傳。

且說大人吩咐將周廷章監禁南牢。又寫了一路公文。送到南陽臨安。在理王小姐。可曾發香。速回傳襲。長探領差三日。到了臨安南陽查理王小姐。確已縊死半月有餘。長探回了淮西。稟知察院大人。聞知王嬌鸞業已自縊而死。甚惜王嬌鸞之才學。而恨周廷章之薄倖。是日察院坐堂。將周廷章提上堂去。大怒道。調戲官女。第一罪也。棄妻再娶。第二罪也。因姦致死。第三罪也。你如今犯此三條大罪。世間難容此負心之人。你那婚書上自寫着男若負女。萬箭亡身。本院也不肯有負神明。吩咐綁出轅門外。命隨行的軍士。亂箭射死。軍士不敢怠慢。將周生綁出院門。各執弓箭。一陣好射也。

周廷章綁在院間樑檁上。衆軍士耀武揚威。弓上弦。開弓來照着周生射了去。周廷章脫背流血。淚連連這一箭射法。不准箭無力。那一箭射至下邊仰靴尖。但只見左一箭來右一箭。周廷章身上疼痛實難擔。有一個能手箭士射得准。這一箭正中心窩。命歸泉。

話說周廷章被亂箭射死。合城人等。無不心快。周生相隨的一個僕人。急急的回到蘇州。吳江縣。周司教聞知此事。嚇得跌倒在地。絕氣而亡。魏小姐守節年餘。亦改嫁去了。明公。這就是貪新棄的財色。絕舊日的恩情。到底有何益處呢。正是。

一夜恩情百日多 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冤報 請讀當年長恨歌

明公。你道此時嚇壞了一個人。這莫司戶心裏膽戰兩手捧心。許公本想拿問與他。只可惜他一表人才。又見那金玉奴賢德貞烈。立志永不改嫁。因此就將此事暫行擱起。暗使人打聽莫司戶的衙中細情。不幾日察院起身。注別省去了。且說許公有一位公子。名喚許潤。時年一十六歲。面貌敦厚。許公夫婦萬分嬌養。未曾請師教他讀書。許公閒無事。就教他詩書。有事不暇。就任他自去玩耍。自有玉奴在家。常相問答。講詩說禮。進步得非常快。許公一日得閒。就問書中章句字理。許潤應答如流。許公言道。此章書我未曾講與你怎麼知曉。許潤言道。不敢隱瞞。這是我

姐姐講與我聽的。許公聞言。心中很是歡喜。不料想這女子。竟有這番才學。待我考驗考驗。看她究是如何。遂指大學之道。這一章書。對許潤道。你拿這一章書去。教你姐姐講給你聽。許公子隨即拿着書。去到了玉奴房中。但見玉奴正在那裏做針指。到了玉奴跟前。尊聲姐姐。小弟不曉得這大學之道。一章書。求姐姐講說講說。

天生高才必有用 何論男女富與窮 雖然目下遭顛險 自有時來運亨通

話說許公子執書問禮。玉奴此時豈肯有吝教之心。遂解釋所念的字。講解細微。真切。一一分明。講到那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句。不想許公正在窗外聽得真切。不覺失聲讚曰。玉奴講的好。在女子中真是不多見的。此時玉奴聽窗外有人。便問了環。誰在窗外。丫環出外看視。答道。大老爺在此。玉奴即忙起身相迎。便問了安好。許公進入明間坐下。撫髯微笑道。老夫不知女兒有此學問。方才聽你講解。真字字切實。小兒性拙才鈍。多蒙女兒指點訓教。朝廷目下開科。倘得上進。你可別忘你姐姐訓教之恩。老夫現今衙門有事。我小兒當以師禮。將你姐姐待之。小公子自此以師奉玉奴。一家中俱皆敬重玉奴。公子就在玉奴小姐房外。西間設一書案。朝夕教授。不過約有年餘。舉政大人開科。考取真才。許公子去入場。文章雖不甚可取。念他係許大人之子。選了他一個府學。第二名的秀士。正是。

當時文才上進 共仰尊師有大功

是時一家歡喜。過了幾日。不覺秋闈已至。許公欲命其子去應試。不意許潤身得大病。許公夫婦愁悶不已。玉奴見兄弟病體不輕。雖則此時不能動移。臥床不起。但看他病情。恐無性命之憂。不過有上幾日就好了。倘若違誤了場期。又必得再待三年。依小女愚見。不若將女兒改作男裝。冒着他兄弟的年貌。替他下場。倘得一步院。一舉成名。也是父母養育小女一番恩典。爲萬一之報。許公聞言。說道。但恐女兒隱瞞不過。若得如此瞞過了。一舉成名。也是一家之幸。玉奴遂入內室。將公子的新衣靴帽。穿戴起來。走至許公夫婦面前。深深一揖。玉奴說道。父母。小

女這等裝扮何如。像不像。許公上下一看。說道。好一位俊秀的相公。正是

頭上俊巾雙帶飄 身穿藍衫繫絲絛 溫柔幽雅更秀美 疑是金童下九宵

堂前一排真可愛 身材略比許潤高 許公觀罷哈哈笑 吾子成名在今朝

好一個才高志大女嬌娘 霎時間穿衣帶帽換男妝 倚仗着胸中才學高北斗 這一回要替兄弟去進場

一來是展開胸中無限期 二來是要爭名聲比人強 三來是因爲徵賤冤難伸 四來是要認莫家無義郎

這一回替他兄弟把場進 準備着得中頭名還家鄉 那時節奉旨巡查各州縣 莫司戶真假難辨心中慌

在這裏緘口莫言未來事 許老爺吩咐家人整行裝

話說許公心中甚喜。吩咐家人整理轎車。伺候起行。又一轉念。乃對玉奴言道。女兒如此前去。倒也罷了。只奈一個貼身家人都使用不得。便如何是好。玉奴言道。父親不必過慮。母親身邊有一使女名蓮香。很有些智謀。也叫她改扮男裝。隨身使用。豈不很好。許公言道。這也使得。隨命蓮香在後堂打扮起來。至許公面前一看。許公上下一觀。真像是一個美貌書童。並無半點差錯。即日安排妥當。明晨即是起行的吉日。各府生員俱親來給許公叩頭辭行。許公辦了幾桌酒席給他們餞行。一一囑托。並命兒子出來相見。此時玉奴出來與衆生作揖。有幾個同學進的秀才。與許公子雖已見了幾次。但面貌生疎。也辨別不出來。玉奴一一問候。席罷。各自起行。也有坐車的。也有騎馬的。三聲砲響。出了府堂。玉奴帶了二僕一使。一車兩馬。蓮香不離左右。出了淮西府。直向京都而來。

好一個志大才高金玉奴 要替她義弟許潤成名時 小蓮香女扮男妝隨身伴 一路上坐臥並無誰人知

說不盡飢餐渴飲路途苦 說不盡夜住曉行奔路途 說不盡江河湖海條條過 說不盡山高嶺峻路崎嶇

說不盡一路辛苦風與雪 說不盡行程奔波冒雨期 主僕倆日則同桌夜同宿 那一日進城京中尋店居

第十一回 中狀元一舉壓衆 許閨女代弟承婚

行善成方便 讀書得烏紗 日盡君子道 天相吉人家

四句節綱勾開。且說玉奴在路行程。十餘日進了京城中。看了寓處佳歇。這且不題。且說京城中有一大人。姓鄭名仁杰。官居文淵閣大學士。與許德厚原係同科知己。許大人因玉奴替兒子上京應試。暗自寫了一封書信。差人投至鄭大人閣下。叩懇看顧。鄭仁杰見信。心中暗想。許公是個清廉忠厚之官。公子許潤。現既來京候試。倒是一極好機會。我今府中現有小女。一十六歲。尚未許配。若是許公之子才學上達。當與此子爲婚。這時鄭仁杰心中之意。存在自己胸中。外間均不知曉。正值聖上選鄭仁杰爲正主考。岳文希爲副主考。擇日取科。衆秀才出場。可巧許潤點了京舉第一名。鄭仁杰知許潤爲德厚之子。留心在意。數日又是試場。許潤又是第一名進士。連接殿試之後。天榜。許潤點張出鼎甲狀元當此之時。不用說玉奴滿心歡喜。但見蓮香在店中聞報。喜得幾乎露出了自己本相。叫道：姑娘。這是喜從天上降也。

好一個女扮男妝小蓮香 相隨着玉奴小姐狀元郎 聽說是姑娘得把狀元中 如同是一顆珍珠在臉旁

暗說道我今得伴女學士 倒不想壓倒天下衆才郎 只喜得秋波眼兒迷無縫 只喜得笑面開放大口張

幾幾乎忘了假妝是男子 幾幾乎露出一段女兒腔 金玉奴秋波一轉面含笑 叫書童吩咐店夥看茶湯

說的是蓮香喜出望外。金玉奴惟恐她露了本相。被店中衆人看破。即忙看她。吩咐叫外邊店夥看茶。店家衆位人等。均前來叩頭道喜。玉奴吃茶已畢。傳宣官進來。傳三鼎甲上朝去謝恩。玉奴出店乘馬。同榜眼探花。同上金殿。三呼萬歲已畢。入宮竊花。正官娘娘親手簪戴。謝恩已畢。復上金殿。聖上設瓊林御宴。同翰林衆人入宴。

好個輝煌人也。

真正是世上惟有讀書高。休忘了一舉成名姓字標。滿朝中穿紅着綠朱紫貴。俱都是寒窗用功苦相學。今一日朝廷設下瓊林宴。如同是平地風雷上天曹。兩邊廟歌舞美女多華麗。一個個綉花彩袖吹鸞簫。衆人云何謂華樂天宮處。到此間即是王母會蟠桃。兩旁裏九天仙女同歌舞。看光景心曠神怡樂逍遙。酒席上金杯玉盞相傳遞。足下邊紅毯蓋地踏鴻毛。耳聞得笙管美笛聲不住。真乃是在堯天樂聖朝。話說當日瓊林宴罷。聖上親賜五花馬騎。上帶金鞍玉佩。金鐙紫轡。今科狀元。先跳鰲頭。上了逍遙馬。欽命遊相誇官。

好一個新科狀元女花容。腳踏着鰲頭上了馬能行。烏紗帽上簪宮花插兩朵。身穿着綠袍還披兩疋紅。腰繫着。一條八寶紅廷玉。有一雙粉底朝靴足下登。欽賜他三笏紅傘黃羅蓋。千金來上隊八寶放光明。出朝門一對銅鑼開轡道。欽賜他朝中鑾駕聞哄哄。滿城中士農工商齊來看。均說道今科狀元人物精。且不言玉奴誇官把客拜。且說那有恁存心鄭仁公。

不言狀元誇官騎馬。向各府中拜客不提。且說鄭仁杰科考以後。呈閱諸卷。聖上欽點了許潤頭名狀元。他便時時在心。要招爲東床子婿。不得其便。這日閒暇無事。就請岳丈希至他府中。當面將招婿之事告知岳丈人。岳丈人言道。我想今科狀元。乃是故交許德厚之子。又係你我門生。他若來時。我等當面提說。再無不允之理。二人正議論之際。門上人報。狀元爺來拜。二人聞言。即忙起身。整理衣冠。來二門迎接。正值狀元下馬。進了府門以內。二人就作揖相候。此時玉奴近至二門。見二位大人恭候。即忙起身道。猥蒙二位大人特予拔薦。萬分感激。豈敢勞動貴體。二位大人近前扶起言道。才高學廣。令人敬重。言罷。讓狀元前行。二大人隨後。進了內書房。即讓狀元上坐。玉奴令人鋪下紅毡。要敘師生之理。二大人那裏肯從。強拜了四拜。就偏座坐下。二位大人相陪。看了某

來。吃茶已畢。鄭大人言道。老夫暫且失陪。不時就來。狀元恭身。這鄭大人出外而去。岳大人問道。我與你父都爲至交。賢契今日成名。方得相見。請問令大人近可清健否。玉奴答道。全賴二位大人保舉。岳大人言道。雖是多交。已多時不得見面。請問賢契。現今年庚幾何。家中有兄弟幾位。令岳是誰家。望賢契無隱。務必實意相告。正是。

心存一點戀才意 欲求東床狀元塔 面對織女婉求婚 他日牛郎等家裏

且說岳大人從頭細問。玉奴言道。既蒙大人下問。晚生敢不實告。

金玉奴開口先把尊師稱 細聽着晚生從頭說分明 有晚生今年癡長十六歲 一世來下無弟來上無兄

我自從今年隨任淮西府 蒙尊師今科拔荐得成名 本身的婚姻之事並無定 皆因爲年幼弱冠禮不明

金玉奴一言道出無婚配 一旁裏喜煞主考岳文公

話說岳大人聽說狀元還未定親。心中大喜。說道。賢生說來是實。老夫存心要賢生定上一門好親事。說來賢生莫要不允。方才賢生未到之時。鄭大人與我說過。他府中有一位小姐。年已及笄。相貌秀麗。愿求賢生爲婿。那時老夫慨然應允。愿做撮合之人。不料賢生糾來此處。事極湊巧。不知賢生意下如何。玉奴聞言。暗暗的拿起主意來了。

忽聽得岳公當面提婚姻 金玉奴低下頭來暗尋思 我本是替弟冒名把場進 一心裏要報義父救命恩

今一日僥倖得把狀元中 他那裏知到我是女釵裙 有心待當面應承成連理 那有這兩個女兒好成親

我想那義弟許潤未婚配 倒不如替他應下這門親 如若是當面推却不應允 但恐怕當面觸怒二大人

金玉奴左思右想無主見 忽然就一條妙計上了心 待幾日轉回家中去祖掃 好換我兄弟前來接朱陳

金玉奴一時拿定大主意 但見他開口又把大人尊

話說金玉奴想到這裏。遂說道。既蒙大人不棄。晚生焉敢不從。但是晚生身在異地。自須先行稟告父母。方可正式定

親。岳大人聽他應允。心中大喜。說道：這也不妨。鄭大人與令尊大人都是知己故交。老夫與二位大人。又是同科同榜。此一事就在老夫身上。料無差錯。一人說話之間。鄭大人在簾外窗下。聽得明白。遂趁此進內。岳大人即忙起身桌前。作揖說道：先向大人拜謝。師弟二人。今日就是翁婿了。鄭大人即忙還禮。岳大人言道：賢生今日就此拜了岳父吧。玉奴聞言。只得立起身來就在紅毡上。叩拜起來了。

金玉奴恭敬敬把禮行。但見他四跪八拜拜鄭公。一旁裏隨便蓮香暗暗想。我姑娘今日成了糊塗蟲。莫不是忘了他是女流輩。要與那俊俏佳人配羅雄。倘若是到了那日花燭夜。我看你拿着什麼把親成。

且不言蓮香一旁暗打算。岳大人尊聲賢生你細聽。

不言蓮香一旁暗暗的打算。玉奴拜罷。岳大人說道：莫生今日參拜岳丈。還得入內府拜了岳母才好。玉奴道：理應如此。鄭大人聞言。心中甚喜。遂命人報知後堂侍候。鄭夫人王氏聞言。歡喜萬分。遂令人紅毡鋪地。單候狀元女婿來拜岳母。岳鄭二位大人。相送至後門多恭候。有後堂的二名使女接着。蓮香仍是男妝相隨入內。至大堂。抬頭一看。見一婦人。端莊嚴肅。坐在堂中。頭頂鳳冠。身穿霞佩。玉奴知是岳母。使女報道：新姑爺入拜。王氏即忙起身。玉奴至中堂參拜。夫人一旁答禮。只受了兩禮。便命丫環將他扶起。王氏夫人抬頭起來。上下一看。真好一位美秀狀元。

王氏抬頭看。打量新狀元。天庭既飽滿。地閣亦方圓。

眉清目復秀。齒白唇似丹。才郎多典雅。禮貌實可觀。

又見他身穿蟒袍腰繫玉。烏紗帽一對宮花插兩邊。老夫人觀罷一回心歡喜。怪不得聖上欽點狀元郎。我女兒得與此人爲配偶。也是他前生結下好姻緣。爲女兒得了貴人爲佳客。也是她命內造定星鴻鸞。且不言夫人中堂喜不盡。鄭大人吩咐快忙把席安。

且說鄭大人將狀元送入內宅。他同岳大人回了內書房中。遂即命人大設喜宴於前廳。單候狀元出堂。狀元拜罷。王夫人要留狀元後堂歡宴。吃點心。有家人入報夫人。前堂外面書房中。有岳大人在彼相看吃喜酒。夫人不得再留。遂令丫環將狀元扶出後堂。金玉奴辭了王夫人。來至前廳。二位大人接入中堂。遂即讓狀元上坐。王奴推辭一回二位大人不准。此時王奴不得推辭。只得坐了上座。一時間杯盤狼籍。好華美光景也。

華堂上大設喜筵宴佳賓 都只爲新科狀元結婚姻 有的是海中烏魚水中鮎 有的是山中熊掌水中鱗 眞乃是猴頭燕窩待貴客 眞乃是旱地金花海中參 一時間吃過一器還一器 一時間飲過一巡又一巡 且不言書房設宴待喜客 再說那後堂岳母王夫人 自是後一見女婿心中喜 不由的後堂獨坐暗沉吟 我女兒得與狀元爲婚配 今日內當面應承定婚姻 但恐他少年主意無定准 到別府再與他家結朱陳 那時節負却今日當面語 那時節再擇佳婿難稱心 倒不如今日立就把堂拜 擁簇他一男一女合了婚 叫老身這塊石頭落了地 免了我弔腸掛肚不放心 老夫人心掌定大主意 不知那狀元時下噯不噯 衆明公要知後邊一切事 等一等下回書內說原因

第十二回 新婚夜兩雌勉合 警鳥髮大啓疑竇

婚姻多趣 女狀元要作新郎 風配鳳雛吟佳句 不得一時間相聚 真假難辨 錯認了美玉 到底時終有個水落石出

話說王夫人想來想去。惟恐狀元年幼。主意不定。倘若再被他府招贅。豈不誤了女兒終身大事。後悔不及。遂命家人將鄭大人快暗暗的請至後堂。家人來到前廳。將鄭大人請出。鄭大人來至後堂。王夫人對大人。將狀元年幼主意

不定之章。說了一遍。鄭大人言曰。婚嫁大事。原是一言而決。現岳大人在此爲了媒證。豈再有差錯。王夫人言道。依我愚見不如趁今日又是良辰。就將女兒喚來叫他穿吉服。老爺暗與岳大人說此事。勸那狀元入後堂。叫他與女兒二人拜堂成親。送入洞房。生米做成熟飯。狀元若是回家。咱是送女兒相隨而去。豈不是千妥萬妥的一件好事。鄭大人聞言。如夢初覺。連說夫人言之有理。既然做了親。必先成了事。遂暗暗的出了後堂走進偏房。即命家人將岳大人請出。一一相告。岳大人聞言。哈哈大笑。說道。這也不難。二人隨即一齊入席道過失陪之禮。彼此就位坐下。說道許生。今日之宴席。比不得往日之宴。理應多吃幾杯。老夫還有話說。玉奴道。有何見教。晚生無不聽從。岳大人道。賢生已作鄭門之婿。老夫敬爲許鄭之媒。賢生不日就要還家祭掃。此去千里迢迢。再回京都入贅豈不煞費周章。若依老夫愚見。不若趁此今日。乃大吉之良辰。就此成了婚禮。異日還家祭掃。夫婦同歸。真乃喜上加喜。豈不是個萬全之策也。玉奴聞言。心中吃了一大驚。暗暗的打策道。這件事兒實難從命也。

玉奴聽他道。心中犯了難。自己暗思量。輾轉無一言。有心應承了。

若是到夜間。倘若事情露。弟弟難周全。姻緣難成就。除名瞎了官。

那時節查理真情罪難免。那就是害了這個新狀元。有心待當面應承這件事。又恐怕洞房花燭這夜間。

那一時二女相伴眠一處。恐叫人枉費神女入夢還。金玉奴左思右想無主意。岳大人尊聲賢契莫作難。

話說岳大人見狀元低頭不語。岳大人遂說道。賢生不必作難。鄭大人你快吩咐家人。後堂伺候。即日老夫好送狀元去成親。鄭老聞言。起身而去。玉奴言道大人且莫如此。晚生既未告知父母。又無分毫之聘禮。不可造次。何必這等急急。岳大人言道賢生不必推托了。我已與鄭大人說明白了。後堂安排明白。即來相請。不如從命罷正在說着。只聽得外邊鼓樂喧天的響着。來至廳前。有四個賓相。站在兩邊。

少年初登第。皇都得意回。金榜題名日。洞房花燭期。

請狀元爺行步後堂。此時王奴實不能推阻。無奈立起身。這岳大人也穿了朝服。在後相隨。同人鼓樂領着。紅毡鋪地。懸燈結彩。好個光景也。

好一個做真做假女狀元 此一時強逼拜堂偕鳳鸞 也是他被逼無奈成連理 不得不轉步後堂成姻緣
 無奈何邁勤靴尖向前走 小蓮香緊緊相隨在後邊 暗想道姑娘做的這件事 我看你指着甚麼會嬋娟
 但怕是夜間露出那件事 我看你有何面目把家還 且不言侍女蓮香暗打算 不一時鼓樂引入天地前
 岳大人近前焚香把頭叩 衆丫環扶出新人女嬋娟

話說岳大人來至天地案前。焚了香。叩頭起來。站在一旁相陪。丫環將鄭小姐從上房扶出。頭頂紅彩。身穿紅綉蟒袍。腰緊連環碎玉帶。下脫蟒裙霞帔。來至香案以前。兩邊橫相唱禮。二人雙雙叩頭。四跪八拜。拜罷天地。橫相引着進了洞房門外。夫婦交拜畢。入了洞房。橫相樂鼓人等。各自出外散去。蓮香讓在側室。都中衆位大人聞知此言。均來賀喜。岳大人與鄭大人照應來客。歡喜不盡。這且不提。却說金玉奴入了洞房。丫環擺上了合婚宴席。先讓狀元落了坐。丫環又去請鄭小姐下床。相陪新郎。且說這位鄭小姐。名喚慶雲。生的是天姿國色。才學過人。時下一十七歲。聰明多智。今日得配於新科狀元。她內心中自然歡喜。此時見衆丫環來請她。非常心樂。就下了牙床。前來相陪。又恐狀元說你輕浮。有心不下床相陪。又恐怕冷落了狀元。遂低頭不語。丫環連請兩次不動。玉奴此時看出光景。心中暗自想道。我今已入了牢籠。也難說了。我與她同飲同眠。也無違礙。她是狀元的媳婦。若回來時。這狀元還是義弟的狀元。自然還是狀元義弟的媳婦。料想她也無不愿意。況我今在此不知何年月日與莫生完聚。不如借此先作個喜樂之事。遂即立起身。走至錦帳前。深深一揖。笑嘻嘻的說道。娘子。不才狀元。這邊有請。慶雲聞言。心中如同是那聖旨傳了一般。滿口帶笑。即忙下床。合手還禮道。怎敢勞狀元爺起動。衆丫環即忙扶二人入席。並肩而坐。丫環斟上酒。雙雙的舉杯。明公。你道在丫環眼內看着。如同牛郎得配織女星。此時鄭小姐

心中想着。如同是神女得會襄王。狀元心中。自然又是不同了。正是

一真一假皆女流 交杯換盞兩相酬 但恐夜靜更深後 慾火燒身兩面羞

且說他二人並肩坐下吃酒。衆丫環與他二人推杯換盞。鄭小姐此時心滿意足。酒也不推辭。衆丫環端上佳肴美品。天至黃昏時候。衆丫環各自散去。丫環帶上房門。他二人獨坐房中。金玉奴就在燈下抬起頭來。觀看。但見這位小姐。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避月羞花之貌。真是一位好美麗的小姐。

假狀元抬頭打量鄭慶雲。真可謂天姿國色第一人。眉兒彎彎的好似初出月。目兒秀秀的如同天上星。面兒白白的好似梨花放。如何是九天仙女降凡塵。頭帶著一頂鳳冠攢人鬢。兩鬢邊一對宮花罩烏雲。好比似出塞昭君又出世。唇兒紅紅的如同胭脂新。金玉奴觀罷一回心中愛。不由的想起自己是何人。空守著佳看美品無法用。好令人口吐涎沫沫自吞。又暗暗的叫道鄭小姐呀。你本是口咬尿包虛歡喜。但恐怕一處同眠不稱心。金玉奴想到裏面心不悅。不由的低下頭來細沉吟。

話說玉奴想到其間。心中暗暗的說道。這個好無滋味。這是他心中之語。不料吐出口來了。明公。你道此時鄭小姐雖是不言不語。可單看他的意思。聽他說的是無滋味。心中暗暗的想道。大約是無人與他說話。他自己冷清了。鄭小姐隨即而帶笑容。尊一聲道。狀元爺。莫非吃酒不美。待賤妾與你把盞。遂滿滿的斟上杯酒來。遞與玉奴。這玉奴接過酒來。笑言道。怎担的弟妹敬酒。鄭小姐聽這等稱呼。說道。狀元爺。賤妾雖不才。乃是東閣之女。從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與狀元配就一對恩愛夫婦。惟恐狀元年幼。主意未定。因此逼勒妾身與狀元立成婚禮。正是

一言定就百年好 意堅志誠無改移

玉奴何故稱她弟妹呢。原是一時失言。後悔不及。遂即言道。小姐不必疑忌。這是小生一時錯口。有罪有罪。鄭小姐他如此光景。也不在意。遂又斟上一盞酒。遞給狀元。玉奴也斟了一杯酒。回敬小姐。他二人你傳我遞。我傳

你接。就這樣歡飲起來了。

洞房內二女合巹飲劉伶 如同是牛郎得會織女星 鄭小姐一心無二做新婦 金玉奴自知自己是假充
這一個心滿意足成連理 那一個就替義弟把親成 這一個誠心恭敬不作假 那一個惟恐敗露事無成
他二人交杯換盞開懷飲 不一時但見狀元醉醺醺

話說二人開懷暢飲。玉奴目不變睛的觀看鄭小姐。這鄭小姐也就不住的潑波直視狀元。待至更餘。玉奴大醉。明公。你道玉奴自進京以來。日日謹守規矩時刻在心。恐怕露了自己本體。又加上連日誇官。身勞苦。令日身至女子房中。心內覺寬放了。因此開懷暢飲。多吃了幾杯酒。不覺的薰薰大醉。前仰後合。心迷眼癡。小姐見他醉了。連呼丫環至。看了多時。有心不近前去扶他。又恐怕那狀元跌倒。傷了他手足。無可奈何。鄭小姐遂雙展彩袖。兩手架著狀元的路膊。叫道。狀元爺你醒醒罷。好上牙床上臥下罷。這金玉奴此時兩眼朦朧不應允。他將身子一起。鄭小姐就立將狀元扶起。恍恍惚惚扶至那綉房以內。臥倒在牙床。朦朧睡去。小姐坐一旁。見他睡熟了。心中想道。恐怕他弄壞了紗裙朝服。遂即將燈台端在手中。將狀元上下一照。注目細看了起來。

好一個慶雲小姐女姦娘 但見她注目觀看狀元郎 手端著燈台上下照一照 要看那新科狀元是甚妝
但只見一頂紗帽開冠扣 烏紗翅上下反覆在一旁 不由的用手與他摘將下 但只見烏雲亂挽帶幽香
鄭小姐觀罷一回心疑慮 是怎麼頭上烏雲如女妝 待說是此人乃是男子漢 爲甚麼頭上却是女兒腔
大約是豐髮難帶烏紗帽 因此才挽作雲髻內中藏 鄭小姐想到這裏無別意 一直的又與狀元解官妝
她將那玉帶官袍脫下 眼看著又脫足下靴一隻 目下裏狀元就要露本像 下一回小姐房中着了忙

第十三回 脫粉靴形狀畢露 婉央求細訴衷情

鸚鵡出深籠 麒麟走遼空 拂几花朵朵 透手月朦朧

暗度飛龍竹 潛挨舞鳳桐 松篁搖夜影 錦秀動春風

閑言少敘。却說鄭慶雲將狀元的烏紗帽解下。就有幾分疑惑。遂又與他解下玉帶。脫下紅袍。又見狀元兩腿搭在床沿上。穿一雙粉底朝靴。用兩隻手將狀元推倒在床。上手托靴尖。向下一脫。明公。這可就難遮掩了。

慶雲在床前 兩手托靴尖 向下自一脫 露出小金蓮 一隻紅繡鞋

端正足下穿 如何牡丹芽 生在牙床邊 上插雲霞白 綉線是發藍

鄭小姐一見金蓮心驚恐 如同是腹中倒了八寶山 暗說道這件事情多奇怪 莫不是房中有了鬼怪仙

分明是搖搖擺擺男子漢 分明是蟒袍玉帶新狀元 他也曾進過三場會殿試 衆大人往來相見好幾番

萬歲爺御筆親點第一甲 正宮裏娘娘扎花觀眼着 奉聖旨誇官演馬來走走 各府中拜客出入好幾天

我父親當面言談好幾次 怎麼會未曾看出女妝男 因此上招贅我府心得意 那知道今夜晚上事情僵

若不是三把梳頭女流輩 怎麼會三尺白綾將脚纏 想必是奴家生來多薄命 担不了狀元女婿結鳳鸞

看來是空結一回秦晉好 還不知得與何人配姻緣 我不免叫我母親看一看 好叫她速作安排問根源

鄭小姐想到其間向外走 一轉念又把嬌軀輕移轉

說到鄭小姐見個女子妝男假充。想要出洞房告訴她的母親知曉。又一轉念道。且住。她是女妝男子。必有來歷地會進過三場。才學壓倒天下。聖上欽點頭名狀元。她就是身係女流。也非同小可之比。我今若告知我的母親。將他的

原形露出。豈不害她這一個狀元。這還小可之事倘若皇上知曉。問她一個虛瞞之罪。連她的性命難保。豈不是我害了他。正是

與人做方便 自己得便宜

鄭小姐心想。這個女子。必是身在難中。心懷大志。所以喬裝趕考。待我將她喚醒。問問她的來歷。可行則行。可止則止。鄭小姐想到這裏。就來至牙牀前將那一隻鞋子也脫將下來。依然還是一隻小小金蓮。此時玉奴酒醉身乏正在濃睡之際。她那裏覺得。鄭小姐舉起彩裙。照着玉奴的背上一抽。可聲叫道。狀元醒來。狀元你醒來。聖上有旨宣你上朝參見了。你道。這玉奴正在濃睡的當兒。只當是天亮了。上朝。遂打了個轉身。坐將起來。叫了一聲蓮香。看我的穿帶來。鄭小姐在一旁看得明白。不由的擦口微開。笑道。誰是蓮香。這不是你的鞋帽。你自己穿戴了罷。

千里至此未洩漏 一夜寬心露形藏

且說鄭小姐言罷。遂自己拿過一把交椅。把面朝外。坐在一旁。金玉奴將秋波拭了一拭。就燈火一看。並不是蓮香。却是小姐。看了看那靴子脫落在地。一雙金蓮全行露出。不由大吃一驚。

玉奴心驚慮 肚中暗輾轉 自入京都中 謹慎在心坎

但恐事情露 令人嗤笑俺 今夜露形跡 後悔也是晚

最不應該承親事入了贅 今夜晚洞房花燭會嬋娟 現如今女形已露無遮掩 難道說男子還有小金蓮
倘若宗師知道一個字 大約是上朝奏本將俺參 問參個虛哄皇上罪莫大 那就要這條性命保不全
那時節枉爲義弟受辛苦 連累他一家大小不得安 大約是莫郎從此難見面 好令人空懷一世無名冤
金玉奴想到這裏眼含淚 須想個安穩妙計策萬全 我當初原代義弟來應試 設親事也是爲他成姻緣

我今日一舉成名得了意 不幾日就要還家祭祖先 我不若對着小姐說實話 求煩她一天大事自釋

那時節狀元還是狀元婦 有誰人知道真假說胡言 金玉奴一時拿定大主意 上前來來求小姐女婢娟

不知道小姐依允不依允 且聽那下面文中說根緣

幼女是貴客 狀元作下流 人在矮簷下 須得暫低頭

聞言少敘。話說金玉奴想到這裏。遂跳下床來。玉趾輕舉。不是從前那個滋味了。來至鄭小姐面前。恭恭敬敬。合手拜道。賤妾這邊謝罪了。鄭小姐穩穩坐定。正色而言曰。怎敢受狀元爺叩拜。金玉奴又羞又惱。尊道小姐。不必煩惱。賤妾爲報義父之恩。冒名頂替。代弟成名。僥倖一舉得中鼎甲。多虧了本閣大人拔薦。昨日來拜。承岳父大人加愛。逼勒不過因此做出這事來。此乃賤妾不得已而爲之。原非有心之失。即與小姐同眠同宿。也無虧於小姐的節義。望小姐海量包涵。毋令狀元出醜。賤妾必當門謝。鄭小姐聞言。故作怒容道。好一個大膽的狀元你冒名頂替。這件事小。你今不該恃才入贅。騙騙幼女。我必然告知我的父親。奏明聖上。以消我今晚之羞。言罷。向外就走。玉奴不知是假意。即忙把衣襟牽住。尊一聲小姐。且豈如此。賤妾這邊跪下了。

玉奴雙膝跪 連把小姐尊 我今做的錯 小姐暫施恩

此事且隱瞞 莫向父母云 我今做狀元 原是替別人

皆因爲兄弟年幼才學淺 因此才冒名頂替展經綸 我兄弟名喚許潤年十五 臨場期偶得時疾難起身 無奈何女扮男妝來應試 可巧的壓倒天下衆士人 我雖是身爲狀元揚名姓 終究狀元是兄弟的狀元 還是我兄弟名聲天下聞 望小姐暫且隱瞞莫漏聲 就是我兄弟一世也知恩

鄭小姐說道。且住你既然是個女子。替人成名。就不應該承這門親。在此入贅。金玉奴首道。鄭小姐。你豈知內中來歷。

昨一日來拜宗師到貴府 岳大人當面對我提婚姻 待說是狀元是假難出口 他那裏再三強逼要成親 我若是主意打定不應許

不用說。兩位大人俱是宗師。那時見下怪來。賤妾也吃罪不起。賤妾出於無奈。

因此上當面應承結朱陳 一心要誇官之後回家門 那時節兄弟自己來迎親 狀元婦依然還是狀元婦 有誰人能够認出假與真 就是那宗師難說不是我 賢小姐還是狀元真愛人 誰料想宗師定下成婚事 立逼着當日洞房花燭夜 這本是始終根末全盤語 望小姐海量包涵施大恩

話說金玉奴說了一遍。鄭小姐本是故作非難。現在她知道是她兄弟中了狀元。本意又是替兄弟應的親。心中暗想道。若將此事洩漏。害了她的狀元。就是害了她兄弟的狀元。一來如此。二來是父親。既將我許與許德厚之子狀元許潤爲妻。誰人不知。誰人不曉。那時不但害了他的聲名。且是壞了我的名節。也難得這個狀元女婿。這正是

一言不便三不便 一事無成百事空

爲今之計。不若依從她說。將此事一字不露。等狀元誇官之後。歸家祖塋祭掃。不用說將我同去。若到府中。狀元女婿還是我的。這有何妨礙。這是小姐心中想到這個步位。主意一定。遂說道。這件事隱瞞過去倒也可隱瞞的。但是小奴終身之事。如何則可。正是

雖然心中主意定 還恐去後有反覆

且說玉奴聞言說道。小姐不必過慮。我替兄弟中了狀元。難道我就不能替他收一個媳婦。狀元當下雖是我的。終究是他的。小姐聞聽此言。即忙用兩手扶起來。尊道姐姐。妾身這邊先致謝成名之恩罷。

好一個聰明智慧鄭慶雲 急忙忙扶起又把姐姐尊 是小妹今夜無知相逼勒 望姐姐寬宏大量莫怨恨 你今日替你兄弟功名就 理當是小妹知謝報你恩 邊說着雙展衫袖就下拜 金玉奴急忙又把賢妹尊

今晚上空作一夜假夫婦 到明晨辭朝別駕還家門 那時節宴爾新婚狀元婦 管叫你牛郎織女兩相親
他二人一同說著落了坐 鄭小姐開口又要問原因

玉奴言罷。慶雲問道。我看姐姐像已出嫁給人了。因何不爲丈夫立志成名。何故只爲兄弟成名。明公。你道慶雲小姐問了這一句。如同是

風摧梅花頓減色 霜打紅葉墜寒冰

玉奴被鄭小姐這一問。面紅過耳。淚如雨下。心如刀刺一般。遂將自己身世及和莫郎結婚情形。成名後追隨上任。江中被審。許公打救。爲弟兄成名報恩之意。說一遍。慶雲聞言。不勝感嘆。說道姐姐既有如此才學。不怕沒有相當者結成配偶。又何必耿耿以莫生爲念。玉奴似有滿腔幽怨無從訴說。慶雲自然表示十二萬分的同情。接着問道。姐姐此來。本郡人可知曉否。玉奴道。除了義父義母別無知者。慶雲又問道。聽了環們說。狀元隨身的使人。甚是美麗。但不知此是何人。可得知否。還得姐姐實陳。正是

一番應對一番問 惟恐內中有藏瞞

異日另作狀元婦 好在人前說短長 不知玉奴怎答應 下回書內言其詳

第十四回 夜敲門俏環嚇婢 話有因苦費疑猜

桐爲奕世承恩樹 杏是春風及第花 才高壓倒天下士 仙音奏入五侯家

閑話少敘。且說慶雲問其使人。玉奴道。她也並非男子。本是隨身丫環。名喚蓮香。小姐道。有如此才高的主人。故有如此美麗的丫環。既然是一個丫環。何不叫她入房使用。玉奴道。半夜三更。但恐有人知覺反爲不便。小姐

道。原是貼身的丫環。有何妨礙。待我命人叫去。玉奴道。且慢。我今本像已露。但恐丫環們知曉。傳說不便。小姐道。這個不妨。我有個知心使女。名喚桂林。叫來囑咐她。不會洩露。言罷。遂桂林桂林的叫了幾聲。忽聽得應聲道。來啦。明公。你想這丫環甚答應得這等爽快。原來她是鄭小姐隨身使用的。現年也有十七歲了。日則同桌而食。夜則同榻而眠。只因今晚小姐佳期。故宿於臨窗。一聞側室內小姐發喊。叫那狀元爺之時。她就驚醒起來。他自就妙窗之內。向內觀看。他二人一夜之事。她便是從頭至尾。耳聽眼觀一一知曉。正是

隔簾有耳難迴避 窗外無人何知音

因此一叫即應。前來開了房門。走進門來。先與狀元爺叩了一個假頭。小姐道。丫環要打。狀元是真的。為何叩假頭。桂林道。狀元是個假的。如何不叩假頭。小姐道。你怎麼知曉。桂林道。自姑娘發喊時。將我驚醒。已在窗外聽得明白。如何不知曉。小姐問道。別的丫環可曾知否。桂林道。除却奴婢一人。再無知者。小姐這。你可向人說與不說。桂林道。此事有關姑娘終身大事。奴婢豈肯洩漏。小姐言道。罷了罷了。待狀元歸家。少不了你也隨前去。同享富貴。千萬不要說破。即是你老爺太太面前。也要謹言。桂林連連應允。小姐言道。你到南房。將你狀元爺隨身的使女丫環。叫來一見。桂林應允。出門而去。明公。此時蓮香獨臥南房相隔洞房只有一個角門。也是掛鎖着狀元與人家幼女合婚。但恐怕弄出事來。反為不美。如何能睡得着。起來倒下。並不會脫衣。不住的出來。推那角門。只是緊緊的關着。遂又走至房中。重又倒在床上。忽聽得這角門聲響。即忙起身。似有脚步響亮的響聲。來至門前。叫道開門。蓮香聽得叫了這一聲開門。

爲人不做虧心事 半夜敲門心不驚

蓮香此時懷着一肚子的疑。聽得叫門。她暗暗的說。不好了。大約是弄出事來了。隨問道。有誰叫門。半夜三更做甚麼事。桂林想道。他也是女扮男妝妝模作樣的。待我先嚇他一下。看他的膽量如何。遂道。你還在那裏妝模作樣

作甚麼吧。你那狀元主人已經露了女像。姑娘告知太太。太太說他虛哄皇上。誑騙幼女。將他綁起來。命我將你叫了去。一同問罪。還在這裏妝無事的幹什麼。

好一個善會裝腔小桂林。此一時說的話兒如同真。小蓮香本是帶病驚弓鳥。怎担的如此一嚇把腔裝。此一時嚇得兩腿兢兢戰戰。就覺得胸中大跳手捧心。不山的開口又把姑娘叫。你回去對着太太把話云。你就說千萬不該我的事。這都是自己妝扮來成親。好心的姐姐若肯宥了我。我日後得機必然報你恩。

小蓮香未曾開門先哀告。門兒外笑壞丫環小桂林。

話說蓮香未曾開門。只苦苦的哀告。桂林見他如此光景。只笑得前仰後合。蓮香聽得門外發笑聲音。心中的自疑道。莫不是丫環前來。故意的詐我。又一轉念不好。事情若不洩露。他怎麼知道狀元爺是個女子。此事令人可疑。待我與他開門。看是如何。常言說的。是歹是好身到便了。遂走起身來。開了房門。只見一個丫環。才挑登籠。走進門來。說道。好。我的女哥哥我也與你做個媳婦罷。此時蓮香還是放心不下。便即問道。你是何人半夜前來叫我。因何說狀元是個女子。桂林言道。實不相瞞。我原是小姐房中貼身使女。二位姑娘之事。我已完全知道。府中老少還沒曉得。自今已後。你我都是一家人了。狀元原是替你家老爺中的狀元。俺的姑娘也是替你家老爺娶的媳婦。此時之事。惟有你我二人曉得。你我不言。就是有功的了。那有日後不另眼看待的。剛才小姐命我前來叫你去看。就請你跟我一塊兒去罷。桂林逐一的說了個透露。蓮香聽得明白。此時就如同。

兩膀去了亂石山。腹中拋下心頭病。

且說蓮香聽了這話。面上方才變過顏色來。將心放下。言道。好姐姐。可叫你嚇死我了。桂林道。不用說了。快些走吧。蓮香遂跟着桂林。出了南門。走進角門。來至洞房內。但見狀元爺竟成女妝。與小姐對坐。連忙跪下叩頭。小姐見了。即忙扶起。見他還男妝打扮。遂說道。你就是蓮香嗎。蓮香答道。奴婢是蓮香。小姐道。我給你找個媳婦。

何如。蓮香說。奴婢才學粗淺。不能成名。誰家肯給媳婦。小姐聞言說道。好一個聰明了頭。出言便有來歷。蓮香道。小姐不敢。小姐言道。你脫下靴子來我看。蓮香連忙脫下靴子。小姐一看。但是她一雙小脚。端正可觀。遂命她又將靴子穿上。吩咐桂林。重整酒席。桂林道。天已微明。衆丫環不久起身。請狀元穿帶了。再吃個假宴罷。玉奴聞言。即忙起身穿帶。仍舊扮成男妝與小姐對飲。不一時衆丫環紛紛起身。並沒有看出絲毫破綻。正是

才女佳人兩相憐 事奇可爲知者言 若非小姐有睿智 今生那能配狀元

話說玉奴重新又換成狀元的形妝。此時天已大明。衆丫環起身。俱來房中聽候使用。並無看出一點破綻。重新整理那喜宴。惟桂林與蓮香二人。不離身旁。酒飯已畢。狀元出房去拜岳父岳母。並即日去岳大人府中拜謝岳大人。忙了好多天方才拜完了客。上朝謝恩。聖上敕封還家祭掃。一路上巡察。帶管各府州縣。狀元謝恩。領旨回至鄭大人處告辭。鄭大人也不敢強留。是日設席餞行。到了明晨。鄭小姐坐了八抬轎。棲林坐四人小轎。狀元帶蓮香騎馬。打全數執事。鄭大人送出了京城。直上大路。先向淮西而來。

因爲何出京先向淮西城 只因爲心中還有大事情 她丈夫與任無爲爲司戶 還不知夫婦能成不能成
一路上行程不忘暗打算 此一去有何妙計訴哀情 我今日奉旨巡察各府縣 總就是斬殺去留任意行
有心待按律定罪將他審 怎奈得百年夫婦各東西 有心待不念舊惡將他赦 難忘你心存狠毒太無情
且不言狀元心中暗打算 急回來先說淮西許德公

不言狀元在路行程。且說許德公自從打發義女替他兒子去應試之後。請醫生給兒子調理病症。十數日病體全愈。許公吩咐他不准出府。單候進場的信息。忽一日有家人報至。說少爺得中第一名進士。許公大喜。遂帶書信一封。囑咐他之心同年鄭仁杰看顧。不上月餘。忽又來報。已中了頭名狀元。是時一家歡喜。同城的官員。俱來拜賀。那日招待賓客之中。即有莫司戶。等莫司戶走後。遂對衆客言道。下官年至六旬。只有兩件心事。無非是子女身上未了事。

小子才弱。託衆位之福。僥倖成名。老夫去此一件還有一件。就是家有一個女兒。年已及笄。相貌頗可。才學與兒子不相上下。至今尚未定婚。意欲擇一佳婿。不知諸君意中有其人否。衆客都知道莫司戶青年失偶。遂有幾位官員言道。莫相公才貌俱佳。堪入東床之選。許公言道。吾屬意此人久矣。但他青年登第。心高望重。未必肯入吾家。衆官曰。聽說莫生初自寒門。蒙大人這等拔薦。乃業腹依玉樹耳。何幸如之。豈能以入贅爲嫌乎。許公道。諸君既然這等說。那末就爲老夫便中說合好了。正是

一心無二全夫婦 逢人只說話三分

衆官領命。是日席罷。各自散回。有二位同僚。就走到司戶衙中。言及上司許公。有女擇婿。鄭公若有意入贅。吾情願作伐。莫司戶聽說。心中大喜。就滿臉堆下笑容道。那時我早有此心。惟恐上司嫌我官小職微。不得中意衆位年兄。若肯作伐。萬望爲下官盡心玉成。言罷。離坐作揖。衆人道。請年兄放心。明日吾等到上司處推誠說合。事無不成之理。言罷。各自散去。到了明晨。二人回覆了許公。許公道。雖承司戶不嫌棄。但我夫婦鍾愛此女。驕養成性。只恐怕司戶少年氣傲。不肯饒讓。即下嫁。有傷吾夫婦之心。須先將幾件事兒說個明白。必得能容忍方可。衆僚曰。待下官過去接洽就是了。衆人方至司戶衙中。忽來報。新科狀元奉旨。還家祭掃。一路上巡察各府州縣。今來准西邊界了。特來報知。望全城老爺迎接莫誤。衆官聞言。不暇言及別事。各自回衙。整理轎馬。起身迎接。正是

玉殿傳金榜 君恩點狀元 英雄三百輩 隨我步瀛洲

是日全城官員。俱出迎接許狀元。惟有許公在府。不便出府迎接。且說衆官迎至陵陽地。接見狀元。那種輝煌景象。不必細述。是日天晚。落了公館。衆客各遞手本。狀元一一有點。點到莫稽手本。但見上寫無爲軍司戶莫稽首拜。狀元暗暗點頭道。好個薄情兒。你還在此。但不知你已結過婚否。看畢。吩咐衆官僚提見。衆官僚同進了公館。一齊

叩拜。拜吧兩邊站立。單候吩咐。狀元抬頭一一觀看。但莫稽站在第五名上。顏面光輝。精神舒展。遂暗想道。薄情人。你心中大約不會想着我。待我且打個熟謎。給你猜罷。遂柔聲道。衆位僚友。下官才疎學淺。俸中鼎甲。又蒙聖上賜恩。歸家祭掃。一路巡察各州縣案卷。自提准西府以來。遇有一位。殊費解案。還望衆位僚友加以指教。衆官僚一齊打躬問道。請問明究係何事。狀元言道。有一士人。家貧無以饌口。入贅於富有之家。岳又鍾愛。盡力培植。供給不缺。得以成名。奉旨上任。夜間乘船度江。將他妻子推墜江中。落水而死。不知此種薄情兒當問作罪。衆官僚各自尋思。態度都很自然。惟有那莫司戶聞聽此說。好似半空中的一聲響雷。只嚇得他遍身抖戰。心寒膽驚。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雖有話他却應不出口了。正是

虧心之事人莫爲 腹中無病萬事摧 不從人間淚波浪 那恐天上起風雷 千人罪孽千人作
一朝作惡一朝非 司戶做出虧心事 難免聞言意如灰 自己造罪自己定 休問此人究爲誰
此罪不知怎麼定 提筆再寫下一回

第十五回 假評罪巧鼓簧舌 慕虛榮舊婦新婚

數點雨餘雨 一番寒食寒 杜鵑花發處 血淚染成丹

閑言少敘。書歸正本。却說各官員站立的次序。頭一個縣官。是于公。立在桌案以前。尊道大人。下官擬定了罪名。狀元道。請說來。于公念曰。

有恩有德是完人 其中況有夫婦親 若然有心推溺水 理應殺折正人倫

于公念罷。狀元暗點點頭。又問第二官僚。這第二名縣官姓萬。來至案前。打下躬道。下官也有一定之罪。狀元

道。請說來。萬公躬身念道。夫婦倫常在順從。但恐一言難相爭。若爲閑情推溺害。應行除名罪減輕。萬公念罷狀元連連點頭。吩咐退後。又問第三名縣官。這位縣官姓慮。近前打拱道。卑職有一定之罪名。狀元言道定來。慮公躬身念道。糟糠夫婦不下堂。縱有侵犯害不當。況已成名恩德在。推害理應把命償。這慮公念罷。即忙退後。狀元又吩咐第四名縣尹。這第四名縣尹姓咎。近前打躬言道。卑職亦定就了。狀元說道。定來。咎公遂躬身念道。

一日夫婦百日恩 江中溺害滅五倫 世上難容狠毒輩 千刀萬剮負心人

咎公念罷。狀元亦是點頭而已。吩咐退後。遂叫着第五名了。這五名即是莫稽。此時只嚇得他魂不附體。戰戰兢兢。走至案前。低頭躬身。狀元抬頭看了一看。正是莫稽。心中雖然切齒。一見這個光景。又覺可憐。暗暗的心思想道。今看你如何對付。

玉奴抬頭看 打量莫家郎 低頭把躬打 顏面帶驚慌 身上戰 兩腿如篩糠 看他光景那抖抖定罪恐自當
玉奴看那個光景。又甚可憐。遂問道。下面那位官長爲誰。莫司戶聞言答道。下官姓莫名稽。恩賜無爲軍司戶。狀元道。方才所說的那件案子。衆位大人俱有定斷。但不知莫大人有何高見。莫稽此時雖然心虧。但這種情勢下。自然不能說應對不來。遂低頭躬身尊道。大人容下官想來。經過了一番仔細躊躇。遂即開口念道。

無辜溺妻罪不輕 有心無意得分明 同舟夫婦齊歡笑 何故橫遭一命傾 船走江心行險處 人行水面浪濤深
究該加罪抑應赦 參透低細事分明

莫司戶念罷。狀元連連稱道。好一個參透底細事分明。遂問此事但不知何人能參得透。莫司戶答道。當事人能參得透。狀元道。害人者不招。被溺者身亡。還有何人知道詳細。司戶道。必得審問犯人。狀元聞言。心中火起。欲將莫司戶拿下。又一轉念。替弟成名。現在義父作主。身邊還帶來鄭小姐。必先玉成其事。再作計議。想到其間。遂轉怒作笑道。這也不難。待下官啓文。將犯人拿到。讓衆位大人審問就是了。遂吩咐各回寓所。狀元仍與鄭小姐在公

館內作伴。一夜不提天明起身用過點心。卽此起身。直向淮西而來。許公聞知狀元將到。吩咐衙役出城迎接。人役出城。但只見來了一簇人馬。全般執事。真是熱鬧非凡。

眼望着簇人馬鬧哄哄。來的是金榜題名狀元紅頭前裏一對鳴鑼開鑼道。隨後邊對對執事躍眼明。但只見一對刀來一對棍。又只見一對鎖來一對繩。還有那金八月銓朝天蹬。又有那槍刀劍戟掛彩紅。

有幾對金甲武士騎大馬。又有那旗牌傘扇弩月弓。眼望着把三箭紅緞傘。下罩替弟成名狀元公。後邊跟相隨一乘八抬轎。內中是狀元之妻女花容。衆人役觀罷一回齊喝彩。一齊的近前來接狀元紅。

話說衆人役觀罷。一齊前至狀元馬上喝名迎接狀元。吩咐起頭行。不一時進淮西城來。至本府門首狀元下馬。先進後堂見了許公叩頭。許公夫婦歡喜萬分。狀元忙問兄弟安好。許公告以十日後。卽全身安吉。至今藏身未出。玉晚道。孩子在京拜客。至鄭宗師大人府中。有岳中師相陪。說與父親乃是通家到好。立逼孩兒入贅鄭府。孩兒被逼不過。祇得答應下來。現有鄭小姐隨來府門前以外。快令兄弟穿帶起來。拜堂合婚要緊。許公夫妻聞言。不勝之喜。遂暗命許潤出來拜見了姐姐玉奴。忙將衣冠換給許潤。正是

百日狀元今朝滿 女子換出男兒來

玉奴自己換了女妝。帶領了丫環出府門迎接鄭小姐慶雲。進了府門。入於後宅。鼓樂齊鳴。橫相饋禮。許潤與鄭小姐出堂。雙雙叩頭。先入洞房。此時外人那得知曉。

好一個裝桃變李使巧計。這一回女扮男裝世間稀。都只爲出身微賤報德義。因此才替弟出試把名題。在京中收了東閣鄭小姐。通機變隨身帶來入淮西。小許潤今生算是吉星照。現成的狀元兒郎够滋味。平白裏千金小姐送進了。在今夕就是洞房花燭期。這才是詩歌杜甫其三句。這才是樂奏周南第一奇。許公子狀元還是狀元第。金玉奴今後仍是女花枝。且不言許公一門連雙喜。且說那無爲司戶名葛幣。